西

東

聞

見

錄

		-		
				三顆
				往行買
			論	許
申時行	名	佚	名	佚
佚 名	名	佚	鼎	黎曲號
金獻民	鳳	劉	耕	尹
馬文升二萬	璟	余	焕 五 _角	魏
丘渚三県	瑄	薛	溥	楊
	,			福仙
				九邊總論
				九邊通考
				邊防前上
				上報
	外指	1	卷之五十二	西國開見錄卷之五十二目錄

.

往行 翼	屈伸	中用懋二朝	佚 名	魏焕六月	前言	三衛	往行員	叢 蘭	魏煥四期	前言	西夏明見步卷之五十二
	尹耕	馬文升	佚名	王瓊				王瓊	華		五十二
		彩 関	兀良哈四則	佚 名					余子俊		1

間設總制于固原聯屬陝西諸鎮嘉靖間設總督于偏同聯屬山西諸 甲四十萬據天險以制諸夷全盛極矣初設遼東宣府大同延綏四鎮 兵部 繼設寧夏甘肅剷州三鎭鎮守皆武職大臣提督皆文職大臣又以山 上谷雲中朔代以至上郡北地靈武車蘭河西山川聯絡列鎮屯兵帶 我國家驅逐胡元混一寰宇東至遼東西盡酒泉延袤萬里中間漁陽 邊防前上 西園開見錄卷之五十二 鎮鎮戍之嚴未有過于今日者 西鎮巡統取偏頭三關陝西鎮巡統馭固原亦稱二鎮遂為九邊弘治 九邊通考 九邊總論 是防順上 嶺南 張 萱茄奇甫 輯

前言

晉騷動今按各邊地勢旣殊戰守互異薊州昌平保定三鎮有牆可恃 但乘高據險匹馬不入即為上策宣大遼東山西四鎮無牆可守難保 楊公溥曰狂胡匪茹分道憑陵東犯劃鎮則九重震警西犯偏關則三

護南山以衞陵寢雁門寧武偏頭均山西門戶雁寧外寄大同而偏頭 西連延綏獨當虜衝邊長八百餘里兵不滿萬故科臣議撤擺邊止令 兵戰守宣府山南東路咫尺昌平四海子至八達嶺皆賊徑宜統重兵 不入但堅壁清野使虜無所獲即爲中策劃昌合聽督臣修補邊垣分

居中相機戰守保鎮紫荆倒馬龍泉頗稱天險蔽以宣大必偵虜南窺 洪蔚后乘牆拒守大同外與虜隊先年總兵梁震每伺虜入寇輒命勁 兵搗巢虜畏之今用此可以禦虜遼東一鎮濱海鄰夷中通一線之路

兵食仰本鎮地腴收稔惟銀荒豐積足以稱雄矣

中國影如秦皇漢武是也 薛文清曰治夷狄之法只當謹守疆場勿使侵軼而已窮治不已必爲

遣官採其技條以爲薪炭之用如此則國用因之以舒民困因之以解 軍可以設伏仍行委所在軍衛有司設法看守委官巡視歲遣御史人 賠其所種之木必相去丈許列行破綻參錯被虧使虜馬不得直馳官 草摥又在官地如數還之其不顧得地者給以時價除其稅租又先行 員督察之不許作賤砍伐達者治以重罪待其五七年茂盛之後歲 柳或三五十里或七八十里若其地像是民產官府即以近便地撥與 以爲官軍之伏地每山準之側平衍之處隨其平勢高下曲折種植槍 沿山種樹一以備柴炭之用一以為邊塞之藏于以限虜人之馳騎于 下以次遞減照依繕工司運水和炭事例就俾專業種植之人當官領 丘公濬日邊關一帶東起山海以次而西于其近邊內地之廣狹險易 丘公濬曰今日備邊之地東起遼東西極騰蜀非但若宋人之邊地起 而邊徵亦因之以壯固矣 價認種某樹若干長短大小皆爲之度以必成爲效有枯損者乃實其 下法司遇有犯罪例應罰贖者定爲則例徙三年者種樹若干杖笞以

医两儿统

**** * ** **

通防禁止

一卷之五十二

連接教自足以各守地方督率耕牧從古備邊之道也今則撫臣假調 減行糧爲務地方屢失糧餉屢乏實此之故矣若哈密之失守吐魯番 操以自固將帥假按伏以爲奸軍士乏正支之糧而將帥等官反以尅 又日兵忌形露賊來不知我之虛實必攻墩誘我我不往應但分兵按 之拒命則由置制失宜不足為慮而亦不刺一種竄于陝之西海地方 不露多少之形攻墩又不往應自生疑懼矣及賊散入屯堡又被我伏 伏于屯堡或依山林或阻溝瀾乍隱乍見使贼見我屯堡處處有兵而 加巡哨為耕牧長計而無狃近利乃可爲也 制禦則其勢有不可不慮者今惟有痛革調操按伏之弊堅壁固守勤 蔓延至于西寧使一帶地土不得耕種土民不得安業直抵洮岷頗難 人亦不可以言按伏者矣 為蹂躏矣若使我兵不受其結于外彼敢無忌憚若是乎哉故將不得 以設伏誘我鐵我不爲所誘彼常以精兵數千結我于外堡塞之內盡 兵擒斬彼敢復侵入乎今或一聞賊來攻墩即發兵擡營往救賊反得 ĭ **对** 见 维 遊訪前上 Ξ

能之五十二

備矣而地方抄虜之失未見息肩此其故何也攻守無策而偷惰之風 其任有將領以總其權有遊擊以備調發有總領以司機權防守之道 又曰方今沿邊之守有營有堡有敬有空有巡探有按伏有備禦以分 取勝此固在所不講者也 得人凡調操按伏反爲邊防弊政故不得不痛革者况帝王之道以全 揣敵情不分奇正一概鳴皷遽出兵未集而形已露曾何益乎故將不 賊往之處我乃提兵間道而往復于要害誘而取之乃爲得策今皆不 擊傷相繼來者見我各墩烟火齊舉即莫瀕孰爲無守而自畏矣所謂 然無聲彼攻空墩常多半日之势而卒無所得攻有人之墩則輒木石 者先儲米數石水數缸賊近邊即飲十墩之軍共處一墩止留善走者 以靜制動以逸待勞常致人不致于人者此類是也然此法須先遠探 又曰近之善守邊者每十餘墩必總委一官提調十墩之中擇一可守 相襲也文法太密而巧避之衛太多也斥堠不立而勇敢之氣未倡也 一人舉烟放炮又潛來共墩而處賊若攻墩不分有軍無軍墩內俱寂

空之人巡探之卒環而坐之堅城之中溝壑之間出入若罔聞知卽虜 者先當其罪降責戍遣而刑辱之若不與焉人見以此迨罪也則舉墩 抄掠襲其老弱以還喪失損傷匿不以聞虛文巧飾扶揑勘報則終焉 以遠下可相循而治也今不緣情以論法而拘拘焉惟勘委是聽人且 無事矣夫婦人以法而不諒之以情何乃自若取罪哉夫法以防奸情 也卽不幸有卒然之虜過而掠之驅而戕殺之則死者不論其功而守 奴矣夫墩空者烽火之鍰急也今之遠斥堠時巡邏嚴唷採本以防範 射無買閑無役占無市法身先士卒捍衛有法練習有時可以橫行匈 能而況驅之使戰也哉假令五路備禦各率所部分于近邊要害無影 司然不練之兵無謀之士有生之氣無死之心禽情相仍自衛且莫之 無方精銳買開而疲病秉障不爲不可勝之算而勤于勾審詞訟若有 其不可勝也以是制人敵而後敵無可勝之兵令之將領安居而巡警 可勝夫謹斥堠線士卒據地形利器城信賞罰厚儲峙先自治者皆爲 運 堤 光 美

A.J.

多防护上

功賞不明而激勸之道未盡也兵法曰善戰者先爲不可勝以待敵之心

不足矣是故恩每遭于平人而威恆加于下卒此之謂廢賞而失刑文 萬一獲紀錄焉而又苦于勘驗之搜求刑法之逼迫打點之需索日益 成功者盼盼焉無所控訴而陛職世襲率勢豪統綺之徒固已失志矣 冒功有法買功賣功有法其他條格亦甚備矣邊人之親冒矢石幸而 軍賞不踰月經日賞延于世功懋懋賞下至末世猶知愛散袴也乃今 求避之之偷矣爵賞者奔走豪傑之大機非明與决亦徒焉耳兵法曰 一卷之五十二

之不倡自上玩之也余之所謂弛文法者非置之不問也審其事機之 所由來者也 法不強則巧避之衛生功賞不明則偷惰之習長而斥堠之不立勇敢

于保定于是紅螺白雲之北因而失險退守錦義寧前喜峯三屯密雲 也永樂初有渡江之役兀良哈効順遂以興中大寧與之掣大寧都司 白羊以達居庸自是宣府左臂受衝盧龍後背僵傻遼之禁吭傾硬諸

宣府自宣大追西抵甘肅勢如率然首尾相援天設之險而創造之艱

又曰國家設六邊以馭胡惟開原歷興中大寧抱紅螺跨獨石以達諸

患今之胡虜犯邊動號數十萬出于意科之所不及而我兵數少止可 喜峰口以窺盧龍則灤平騷然矣自黃花白羊則諸陵農鶩矣宣府之 陵亦時警嚴烽候矣夫不復興中大寧則寧前前一扼地耳自潮河川 亦不多我于其處先備獨的揀設精兵或募土著共充其數鍰處可數 佘公珊日**備邊**之法不過攻與守而已而攻守之具必先有備而後無 外藩圉之日析也言而至此未當不嘆其失之之易而惜其復之之難 之來若敵勢焱銳我且據險按兵不與迎戰堅壁清野俾虜無所掠彼 千急處可數萬屯守于此命一大將統之不時訓練以爲戰兵專俟敵 應變之機豈其然哉夫虜之來也必有其處某處可以通虜常行者料 經旬月錢不及事以致于敗正金人所謂待汝家議論定我已過河矣 分守保险不敢輕動以待其來來而不去始聞朝廷請給兵糧往來動 也當是鎮者其尚念哉 復鳥集再圖反拒我則乘其未合勻呼各處戰兵四面夾擊則我以逸 必不能持久可坐待其困而勢自分然後我兵奮力追躡其後彼若又 老之五十二一種前上

倉皇失措之虞而夷虜可常制矣 制料理以責成功如往來經略花馬池等處故事則攻守有具臨事無 大臣履畝周巡務求其地可以屯種必得趙充國之金城萬斛某處可 水决沙自填其溝輕虜得馳騁肆無顧己為今之計莫若動各邊巡撫 超避可守可屯可收處近年以來因循怠弛斬木捕獸自析其藩雜種 寧夏甘肅平涼等處邊地均入化內豈無山川險易林木疏密數虜騎 夏威號重鎮焉時封肅王于甘州慶王于寧夏代王于大同谷王于宣 馬文昇曰我太祖高皇膺天眷命奄有萬方以西北設陝西行都司于 左等五衛而遼之廣寧尤北虜要衝復設廣寧等五衛與各都司幷寧 大學都司遼陽遼東設遼東都司陝西寧夏即趙元昊所居地設寧夏 甘州山西行都司于大同萬全都司于宣府又于喜峯口古惠州地設 以明斥堠凡榆柳要徑可植可塞可以分據而參修者雖不條具聽總 以牧放必如王毛仲之雲錦成羣浚若干塹壕以謹禁防增何處墩臺

而當其勢彼以老而當吾銳未有不克捷者至于遼東宣府大同延綏

子討之所以三十餘年胡虜不敢南牧迨我太宗文皇帝遷都北平始 討皆聽調遣毋敢違越永樂末招降之舉漸弛而建州女直先處開原 耕獵歲給俸如其官當時各衞夷人每入貢資賜殊厚以故凡迤北征 間亦以野人之向正者爲都指揮都督統之爲我藩屏而松花江東北 所留賜印置官官雖多寡不一皆選其酋長及族目授以指揮千百戶 屯衛至廣寧迤東白雲山迤東至開原立福餘衛處虜之附近者旣又 湖廣之荆州乃以大寧之地自古北口至山海關立朵顏衛自廣寧前 徙大事都司于保定府而其所屬營州等一十餘衛亦省入順天永平 府寧王于大寧遼王于廣寧以藩屛王室捍禦胡虜凡有不廷即命王 者叛入毛憐自相攻殺宣德間朝廷復遣使招降之遼東守臣遂請以 以開原東北至松花江海西一帶金之野人女直分爲二百七十餘衞 二府地方時谷府國改湖廣之長沙遷寧府于江西之南昌遷遼府于 顧降中國者于開原設安樂州遼陽設自在州居之皆量授以官任其 一月之程所謂黑龍江之地則又立奴兒干都司時遣使往招諸夷有

1

淘儿

多防帽上

順總兵官武靖伯趙輔左都御史李秉往討之輔等既降董山則逮赴

蒞戎政由是馬之價皆削諸軍士不復顧忌予既防胡歸京師則以十 飭遼東邊備以防胡時成化十二年八月也九月即抵遼東遍歷險要 蘭爲大帥節犯宣府聲勢甚大警報殊急予乃以兵都右侍郎奉命整 然邊境亦賴以寧至成化中元之遺孽滿都魯僭稱可汗虜酋癿加斯 誅山而安置其黨于兩廣福建且復進攻之時克捷而所失亦不少矣 **兀者前衞都指揮散赤哈上番書言開原驗放夷人管指揮者受其珍** 五事上陳而禁巡撫官罰馬于軍職者亦與焉陳遂以爲除先是海西 子而至凡備禦都指揮等官轉速于理既當法則止罰馬罰草而復俾 我有備遂不復發適山東左布政陳公鉞以右都御史來巡撫遼東後 結城堡練兵士選精壯凡所以爲防虜計者罔不殫心竭力虜人規知 言聚衆犯邊邊將以情報守臣乃譯番書招散赤哈來廣寧面折散赤 散赤哈姪入貢歸賄求產察言官實無所受散赤哈開之深怨產察聲 珠豹皮兵部移文遼東守臣勘之管指揮者懼乃因本衛都督產察條 Ц 見録 多防衛上

京師而山仍桀驁比行至廣寧輔等以爲山若復歸貽患必大朝廷遂

散赤哈以啓之邊患為之息矣守臣以聞乃招王兵大征建州而出榜 知事不協具酒食慰遣出關時建州三衛女直亦欲報誅董山之怨而 時散赤哈已入關單之大怒折箭誓恨復至撫順所備禦都指揮羅雄 撫順關進恐熟知此道啓他日患守臣不虞其詐也即召其使速阻之 示衆徒張虚聲實皆顧終于家不趨遼陽三衛遂得糾合海四人衆數 恐散赤哈至則眞情畢露乃遣使馳報廣寧守臣詭云海西人素不由 寇出已久矣獨近邊土著虜人也僧格等十八人家皆有使入貢未還 千于十四年正月乘西入境大掠鳳集諸堡至廣寧陳懼始赴遼陽而 恐誤罹兵禍及拘留其使乃走撫順所報訴云犯邊者皆海西人陳與 全籍海西之勢緣此遂留散赤哈丁建共來犯邊勢漸昌熾向使不阻 哈遂率所部數十餘人欲由撫順關進赴廣寧時參將周俊等守開原 分守遼陽副鄉兵韓斌意在撲動人以掩罪皆收繫瀋陽衛乃乘夜率

諸軍發各塞屠之訖無所掠人畜而精壯者問亦脫去暨回逐捶死也

僧格于賦乃以指巢之捷聞時太監汪直勢焰方熾惑于通事王英謂

請與俱予逐謝絕之即行汪深以爲恨衆皆爲予懼予以事關朝廷亦 先縱重陽左右一二人歸論其衆使知朝廷意旨遂有十數人來見卽 無所恤乃疾馳追及入貢夷使重陽等于中途四月初五日抵撫順所 文昇大通事詹昇前去撫安已而王英即謁予于私居喻汪太監意欲 宣至內府懷公傳旨建州夷人被大軍征動恐懷疑懼着兵部侍郎馬 官遂致西夏之忠懷公曰然則遣大臣全大通事往擔之衆皆曰諾尋 諭以前意遣歸尋召各衛酋長聽宣璽書由是纍纍皆至而被屠之家 數百人悉訴其方遣使入貢無犯邊狀而冒賞殺戮又果無却掠人畜 郎張公鵬豎予比至僉言彼既有使入貢卻又屠其家今若之何可以 三月初四日同太監譚昌等七人至內閣傳宣兵部尚書余公子俊侍 令其酋長赴京適微聞海西雖來聽撫猶思寇掠始歸乃于東寧衞訪 可證今雖仰荷朝廷招安實難以度日予遂承詔各以牛布給慰之且 弭雾或言宜以大官酬之予曰官不足以釋其忿且宋以李繼遷爲京 往撫可邀大功上命司禮監出駕帖太監懷恩以直年少喜功于本年

當爲建州經歷識字熟女直趙安以招降爲名陰探于渠魁卜剌答所 果有海西兵馬與否不數日趙安歸云有賊數千而馬悉應壯時分守 卷之五十二

于至開原南三日果數路入寇諸軍以逸待勞遂斬首二百餘級生獲 將馬佐帶領開原鐵嶺精卒三千各分伏屬集堡一帶賊以為無備矣 安仍移文經兵官歐信副總兵韓斌參將崔勝各率所部及調開原參 十數人及賊馬器仗無算而所斬者率多海西人馬參將崔勝周俊馳 建州事聞于朝且言夷人雖暫聽服觀其言稅詞氣尚懷反側難保遽 開原太監韋朗亦遣人來言海西賊俱動若來遲恐勢不可撫予遂以

察等盡歸降乃一體論之遣其酋入京而遼東守城捷報十數日方至 以故資皆不行陳以是嫌除益甚夷既降予循慮其踵舍人之怨則檢 垂成只仍招撫以安靖地方朝廷從之海西人聞之且感具懼都督產 與更新招撫遣通事指揮李璟開諸上事下兵部以爲虜人旣入安撫

招安旋復入寇以自取滅亡之禍請移遼東兵勦之或既奪其心而始

報陳陳掩爲己功子因幷前所論反側情狀及申虜人背逆天道旣聽

機召信斌入京久未訊汪皆與復舊任適汪有事河南兵部以信等逮 陽復會聞于上子至京師上賜羊酒寶鈔汪亦釋然矣旣而兵部以失 旗彼懼决無敢出者太監第回京可保無虞也汪亦欣然與予俱歸遼 此汪揣知事不易遂聽予言俱搞之既又以膽黃重書付各案招安即 與汪會汪曰若之何予曰太監旣至此此夷卽太監招出者也何間彼 野人女直堵里吉等三百餘人而予時在撫順所邀予予亦馳至開原 其先授官子孫之未襲者皆令來見譯審實請兵部于內閣驗受官璽 由是遂得大造譖言汪怒予益不可解陳譖旣行乃摭予賞犒夷人榜 遂請同定西侯蔣琬刑部尚書林聰往勘蔣與林曲意奉承無不至陳 勘夷聞其聲勢久無一人復出者狂至開原更有予所招出兀者前衛 夷既招安曷又入寇復主王英言請帶領頭目百餘人給令牌令旗往 書底籍明白再遣遼東守臣勘實令襲官者復十數人夷愈感激狂以 以事聞已而汪意猶欲再招出見示己功予曰太監比來旣有令牌令 訊于都察院汪回怒甚又兵科給事中李謙者素通斌乃上疏敖斌汪

見機

MAR TIPL

沙防禁上

- 看之王十二

主將用兵節如驚鳥之擊物則敵豈有不敗而我豈能不勝乎今各邊 心雖一時艱危何恤然而事久天定不惟少裨于邊防國事抑且不愧 之既久必謀南侵國家之患何時已乎且宣府延綏邊防頗固軍馬頗 等將官終誤邊事而啓稱源況今虜賊譎詐善于用兵若不預畫妙策 騎本一二百騎而報作千騎所管上司不察虛實賴以代奏遭冒陞賞 及遇大敵則嬰城自守而一籌莫展去冬大同西路如姚信等是也此 一二或出境掩襲而殺其數級虛張賊勢本三五十騎而報作四五百 大小將官平時不講韜略不習兵事遇小寇之入或邀其歸路而得其 又曰兵欲勝敵謀貴素定而戰勝可必故孫子日多算勝少算不勝矧 改都察院副都御史巡東嗟乎國計私忿不兩立也予以區區爲國之 廣集衆兵乘其機會使彼大遭挫衂豈肯輕易遠遁而不重擾我邊慢 用兵有節有勢善用兵者必審其節勢若士卒奮勇勢如湍水之漂石 不怍神明有不扶持者哉

其形似犯我之西路我兵不知俱聚于西彼卻藏形擁衆向東東路無 永寧然克敵致勝固在乎精兵所向無前尤在乎選鋒故孫子曰兵無 耳若曰我寡彼衆終不與戰則此虜何時可破合無勅兵部通行聽征 略其臨時相度賊勢出奇制勝又在總制總兵各將官調度施設如何 遠出採賊知其所在隨時聚兵藏形以待庶不墮其奸討此則勝虜大 陣速來應接彼必不能相顧賊走而遁矣又恐虜譎詐聲東寇西或露 亦可分三陣為犄角之勢每陣勢相去數百步號若瘫衆而來必分兵 路每日練習遇賊入境每以遊騎兵三千爲一陣可分六陸每老家兵 過河仍復侵犯邊方安危在此一舉以臣等度之若數路軍兵俱集中 總督總兵等官并各邊大小將官知會斟酌而行務使虜賊遭挫地方 兵以禦彼必得利此尤不可不深為之慮須平昔每路揀選十分有膽 拒我彼賊旣分其勢必寡奮勇大擊彼必遭挫彼若併勢攻我我之別 氣乖覺夜不收數十人給與上等善能馳驟好馬月支料豆一石常令 邊防禁上

勁未敢入犯惟大同地勢平漫斥堠稀疎加以軍馬未精恐此虜今春

若干名長牌手若干名神鎗手若干名長鎗手若干名每五十人為 斬首級收兵之後公同割取就于前鋒官軍內審係其人所殺照例報 隊十人爲一伍內選一人爲伍長再選十頭目爲管隊記簿在官其馬 無兵部行移聽征總兵官朱暉等并各邊大小將官所領官軍務要仔 不肯追賊得以遁去甚有反被賊兵所襲而大敗者此誠各邊大縣合 遇虜不敢與戰亦可以驗況追求官軍遇敵殺死賊人往往爭奪首級 備官視彼爲少緩焉寧武之數擾則大同之失守爲之也而乃移偏頭 頭置副總兵所以重之也以鴈門寧武井脛爲內邊故但設守備所守 尹耕日我國初之經略邊鎮也以宣大偏頭為極邊故宣大置總兵偏 功如此庶人多奮發且絕冒功之費矣 匹亦選上等者給與凡遇賊人令當前鋒若能敗賊齊力追殺不許先 細逐一試驗揀選十分驍勇精銳者三百員名為前鋒仍每官弓箭手 雖有遊騎奇兵之選終是強弱相混几遇大敵多不能支去冬姚信等 選鋒曰北北即敗也是知兵不選鋒取敗無疑今大同宣府延綏官軍

劉鳳日太祖因天廚入紫微而有邊寇之敕成祖因金星出昴北而有 之兵將于寧武斯不爲全算矣嗚呼京東之外鎮營劃遼陽也京西之 蔡公時鼎日邊事無全得亦無全失和戎之利著于春秋謂其盡是者 秣馬修築城堡濬治濠塹備器城馬匹以候請敕九道上悉從之 于西抱兒孫窺伺于東郎今秋高正出沒之時查照舊規于宣府大同 加慎之諭蓋二祖之備胡每以天象爲占其留意周密如此今邊將豈 論乎 泉也外鎮以屯重兵進與之戰內邊以嚴险塞退為我守斯其畫一之 外鎮宣大偏頭也京東之內險居庸白羊紫荆倒馬鴈門寧武井脛龍 倖荷戈之後困于侵削則守戰之備積久自修今北虜久和將無從戎 固非爲其爲盡非者亦非但當平日預養將士毋使推數之任撓于權 山西鴈門等關陝西甘肅延綏寧夏薊州遼東諸鎮務戮力同心操兵 嘉靖三年七月大司馬金獻民疏曰虜衆二萬俱已入套亦不剌盤據 有能知天文者乎 多防前上

ALT PIL

者必速效務實修備者必鮮功夫賞罰之柄莫過進退功賞一失衆心 營幹匿其多者而白其少者以示不隱以致各邊裨將而下剝下授上 欲守則無備遂乃倉皇失措姑務容養將來之禍倘不可支釀患之罪 余聞此言常為扼腕痛心思邊事敗壞必此之由且邊臣禦虜畏狗者 解體故所謂不在邊境而在朝廷雖云常談實切至理臣方在邊時有 之重可鐵謀而授卒無致命之危可漁獵而使故至簡用之權兵部不 又坐此夫平日不能擇將養土隨事防遏一日虜人翻覆欲戰則無兵 弛備苟且安者而惟于生事是問何示怯也是以虜日驕而我日弱弊 忍一時之變邊陲之下孰肯以身當禍為國家任後日之咎且抑制者 慷慨之將含涕見語曰我日夜苦心誰能知者環視債帥朝謀夕轉耳 已失職矣又從而求結內援爲之先容請托門下專得邊臣重貨陰爲 得專督臣不得主撫按不得覈貴近狐鼠視爲利窟當事者力不能禁 禍速而小又未必然畏狗者禍遲而大卽今日旣及見矣乃不重責乎 可幸日夕無事抑制者或有激虜之禍廟堂之上既欲偷安目前不能

築朔方唐塹五原靈武東漢宅雖已失全險宋捐燕雲卒焉斬祚我太 京師北門隸昌平密邇薊州薊昌俱畿內要地故未稱鎭薊之稱鎭自 宣東西並峙爲外邊又起古北口至山海關增修險監爲內邊永樂問 款然而邊防之制視古特加焉高皇帝既定天下卽元故都設北平都 廢職迨其季世冠帶之國七燕趙秦邊胡始築長城拒守秦幷六合起 以兀良哈扈靖難功畀以大寧白雲紅螺地東起廣前屯歷嘉峰近宣 庚申皆嘉靖中虜警時所建置者也國初設大寧都司營州等衛與遼 垣連絡險由天造居庸東折玉帶神領若抱若拱九陵在焉故居庸爲 司文皇帝因奠鼎爲今都扆山負海固擬于嗋幽本太行鴈門諸 祖高皇帝迅掃胡元妥催既窺愛猷再遁文皇帝三駕虜庭阿魯台奉 臨洮邊東餘萬里又渡河取高關陶山北假築亭障是後世驅胡資漢 乎周固封疆備邊境完要塞謹關梁塞豁徑扼走集而掌固司險舉不 □□□日易稱王公設險以守其國傳云天子有道守在四夷至哉言 莧 山塞

宣得獨談于下乎

轉爲漁陽盧龍當山海之際古渝關也控遏遼左爲遼鎮遼東孤懸千

山爲大寧號三衞徙大寧都司于保定散興營諸衞于畿甸循居庸左

平原沃野帶給數十城爲古燕趙郊而宣府大同握重兵鎮焉宣府漢 置衛獨于遼陽開原設安樂自在二州處內附夷人其外附者東北則 建州毛憐女直等衞西北則朵顏福餘泰寧三衞右轉循太行西南包 里三面瀕夷一面阻海特山海關一線路內通前代皆郡縣我朝盡改

兵南牧處也紫翔倒馬二關扼焉而重兵鎮保定扈京師又右轉爲雁 聖諸處之衝而平虜西連屯營堡與偏關近虜纔出套便涉其境故大 萬全爲要地後大寧男虜與和亦廢開平孤立難守宣德中徙鎮獨石 上谷大同漢雲中也國初設衞開原東接大寧西聯獨石而開平與和 則右衞守口皆虜南犯朔應諸城必窺之路東則天城陽和爲虜入順 宣府稱重鎮云大同平川曠野黃沙白草虜患特重西則平虜威遠中 同稱難守居庸西舊松林數百里間道騎行可一人即元札八兒導胡

堡地險兵強人呼為棗駝城塹自黃甫川西至定邊營三千二百餘里 舊治綏德守在東勝東勝者即唐張仁愿所築三受降城也在河北正 文而表裏聲援不至長箠難及矣其自賀蘭山西至鎭番又西極甘肅 為唇齒近又于本鎮迤西增鎮臨洮專制西陲半壁隸以蘭河洮岷階 即州治爲鎮城以固靖甘蘭四衞隸之東顧榆林西顧甘肅與寧夏相 靖虜一面備胡韋固安會之區號為無事自火節入寇後遂當虜衝始 邊而清水與武花馬池各營尤稱要害固原在寧夏南前套虜未熾獨 東南帶黃河內有漢唐二渠險固饒沃成化以前虜患多在河西自虜 聯墩勾堡橫截套口稱雄鎮西絡寧夏固原二鎭寧夏西北倚賀蘭山 統間失東勝退守黃河後以虏入套內又棄河守牆成化中徙鎮榆林 門寧武偏頭三關隸山西東起代郡外斷雲中內經太原北境西盡雍 皆古朔方甘肅即漢之河西四郡武帝所置以斷匈奴右臂者也洪武 入套河東三百里皆設備遞年修治牆塹正德及嘉靖年間增築內外 河之濱而雁門稱絕險自偏頭踰河稍南爲陝西陝有三邊四鎮榆林 後之丘十二 造筋慎上

河外薄于砂磧而肅州西七十里爲嘉峪關西遮西域南蔽羌戎北捍 幾矣史車負恩六凶熾虐則前事之明鑒也往議者日復大寧復河套 蕃衍流金七輩生息四百有奇其三衞屬夷併各邊夷番又不知其凡 有丙発着力発失喇啞叭大諸酋憂在嘉峪關夫夕顏罕一首耳後嗣 · 公落赤等憂在洮河海上之有打兒汗虎喇哈赤憂在遼東黃河套之 矧老把都那林台吉生齒毳幕環布蟠結是我肩脊之憂也莽刺之有 **無我藩縣然九十九泉之勝一十二宵之衆彼實握焉患恐貽于養虎** 然毛目天倉之險彼實據焉寇已迫于門庭宣大山西與俺酋鄰雖世 胡虜尤稱孤懸此皆自京師右轉而循西以爲徼者也九邊形勢大略 五衞于張掖肅州衞于酒泉蘭州衞于金城全鎮之地幾二千里列鎮 今置西寧衞由涼州迤北二百餘里爲姑臧地今置鎮番衞又設甘州 可見于此矣 五年下河西棄燉煌畫嘉峪關爲限由莊浪迤南三百餘里爲湟中地]□□□日蓋嘗合九邊大勢觀之甘涼榆寧與吉哲鄰雖世受我爵賞

虎遽欲奪其子處其穴乎兵法日知彼知己百戰不殆而膠柱鼓瑟恐 稻其標也語日殺虎易奪虎子難奪虎子易奪虎穴而居難今未能殺 滄海之東遼爲首疆誠重之也則今奈何使之淪于虜也雖然此三者 我耕牧得屯田數百萬用省內運亦一計也違陽故城在三坌河南北 **巢穴而寧夏外險反備南河誠復守東勝因河為固使套地方千里歸 險又輟東勝而延綏則以一面之地遮千里之衝遂使套中沃壤爲虜** 非萬全計也 **限隔東西守望勞費道里紆遠遼人每憤憤焉昔我太祖嘗論遼帥日** 復故遼陽夫自大寧都司內徙遼東折右臂宣府折左臂聲援隔絕松 ŭ 有鹽池海子葭州民往多種食其墙地自会受降而東勝已失一面之 比擬唐受降宋大順而築彼露靈之山以爲吾守此一策也套內廣饒 關橫水勢固在虜龍岡灤河我失其險王畿近地豈容盜賊居近議欽 三一數百里草木豐茂更饒魚鮮自洪武壬子委以與虏乃遂進據腹心 □□□□日今九邊兵馬視國初稍減矣韃靼酋長視國初倍蓰矣漢儒 温 闻 見 统一 垂腔順上

爲朝廷出死命斬將搴旗即有之又動遭掣肘文臣權撓于中制武吏 方略即命而往草草卒事巧營遷轉猝然有警東支西吾狼顧錯諤誰 **効順國家無事宜乘此時積我錢穀修我殷監練我甲兵墾我屯田理** 答受封時廷臣皆謂虜時內訌應接不暇即有修爲隨經殘破今虜旣 而又廟堂之經畫素定甲兵素精邊儲富饒魄的不絕其何能濟前俺 銳挫于調遣舊例邊臣奏請限五日內具覆今輒逾數月不得報請兵 情形曾不若囊時釋之爲外懼也 我鹽法今已三十餘穓矣錢穀何如險险何如甲兵屯鹽又何如視此 門分巡參遊各專一面然而名譽之人未必語韜鈴介胄之士未必開 以有限之兵當無窮之虜必欲剪滅此而後朝食非眞見虜在吾目中 兵將如雲之盛元孽如綫之衰猶不能以長婆繁虜王頭致之關下茲 謂匈奴之衆不過當一大縣以之借箸而籌今虜不亦謬乎嗟嗟疇昔 □□□日總督巡撫提重兵于境上生殺在于手大將軍援袍皷立轅

請糧慘于乞哀議撫議動迄無成畫甚至瑕類稍見桂後惠文譁然弄

其祿入毋從中制毋輕調遣有功卽與紀錄功多者增秩且錫之蔭非 缺內自科道部屬而上及參將簡任寬以文法假以便宜久其責任豐 之或以強或以霸或以帝左驗明也請自今但論賢否不論官階督撫 資不以遷總副非都指揮不以任嗟夫假令人而可以資格拘也則曹 捕于後報上兵部兵部題請兵科亦題請或兵已東而調之西或兵旣 兵至倨膽也督撫巡撫咸得司彈壓賊至調度督撫檄之東巡撫檄之 武弁畸輕名列縉紳者持其文墨論議多于封疆之臣無論参遊即總 其筆舌疑慮約結有奇安施古者將在外君命有所不受今文士畸重 汙穢不職喪師失律者言官毋得妄糾彈如是則人爭奮其忠勇智謀 劇何以鄙肉食秦三帥祗以釁皷淮陰袴下可以不登壇然古今人用 死綏死鼓期獲首級成報天子所噫昔馬文升經略哈密黑麻梅罪余 與古異古者或出于薄織框埕或出于奴囚隸卒今也不然督撫非循 西而調之東偶一失利廷議紛紛救過不膽濅以解贈且今之任將者 西或機當戰檄之守機當守檄之戰機當預布培截于前檄之合力駒

子俊鎮守榆林虜人嚙指項忠單騎抵賊滿四就擒許進領鎮大同瓦 中文定公日自古當事之臣未有臨事倉汇而能有所幹濟者亦未有 北今誠得若人任之無虞虜矣 刺入貢薛禄佩將印巡邊圉斬虜奇黃郭登設攪地龍飛天網陷賊朔 Ž 卷之五十二

許論日夫陝西迤邐三邊而建列鎮以守之日延綏日寧夏日甘肅日 九邊以一言之信在模拟語部未見其信息也 輕開邊第一而不誤人國家者故思聞之見謂一隅有警則就一隅應之 一雾不靖則就一萬圖之苟處置得宜擾壞自定若以一隅之患疑動

套長幾二千里橫牆距河遠者八九百里乃六七百里近者二三百里 餘惟黃甫川八九里耳川南焦家坪兩岸夾山先合後泮及娘娘斃羊 這諸黃南川共一千五百二十里皆在黃河之內邊牆外悉爲河套矣 寧夏花馬池由花馬池以致于横城三百二十里横城亦寧夏之堡而 固原是以鎮東由黃甫川以至于定邊營一千二百里定邊營乃西接

圈子渡口交冬水涸故胡虜每二三年或四五年大舉自坪或難或渡

逐草住牧不絕也是以套中之膚無歲無之由橫城渡河而西是爲鎮 六百里魏乎還矣古之言兵者曰地利日地機又日知戰之地者可干 至于甘肅鎮城一千二百里又至于肅州嘉峪關六百里共一千八百 黃河之內往往套中之屬秋由花馬池漬牆而入山後之屬冬由時虜 城由鎮城之鎮遠關二百四十里中衛四百里是在黃河之外賀蘭山 衛踏冰而入則臨鞏涼慶諸郡縣皆經縣矣由蘭州渡河西出莊浪以 州以至于韋州三百四十里韋州南接固原預望城以至于固原鎮城 延綏鎮一千二百里寧夏鎭一千二百里甘肅鎮一千八百里共五千 孰非大羊之穴乎况山後之虜由蘆塘松山而入者又數數然也是故 里又皆在黄河之外西海剌剌山江零口有寡寇土魯番天方西域有 三百旦一田固原出靖虜蘭州七百三十里河州九百二十里是又皆在 紆餘而遠之山之後虜時住牧警屢至焉又由鎮城渡河而東則入靈 回夷西寧莊浪華咂章啞等族有季落然則酒泉浩疊之間環而居者

口以入套馳而蹂躪焉害斯延矣又每遣零騎三四千或六七千伏林

彼虜之吭笞其背斷其左臂而制其命者哲然而不迷矣禮職方氏掌 誘或夾阜而張奇或依谷而設伏凡所以據險峻防患審勢計勝以扼 **险而過突或衝隙而破圍或倍道而輒戰或馳間而掩擊或迂途而至 險扼遠近之利執通掛交阻之機或畫地而屯守或處高而待敵或塞** 前後境之東西及虜所往來出沒之衝罔不俱載庶幾籌邊君子換敍 營堡疎密斥堠遠近城塹高深山谷險易道路迂直與河之內外山之 圖辨物局其利害况邊服利害而不可知乎此圖之不可以已也 形勢中固封守有所考焉且停元戎甲士于是乎揣山川沮澤之形計 堵之所未至者則詢于將官什五乃總衍爲圖疆場比次延袤不絕凡 而乃折之是以觀者或病耳比因軍與督戰出入塞域卽其所至而按 里而會戰先是四鎮有圖可閱但綠邊地勢本長巨而括之以方相聯 三關 į 往行用 前言 1 * 卷之五十二 十六

黃河東北舊有東勝城與大同大邊與和開平相聯通爲一邊外狹內 之地安危係焉况達官達舍多安置真保河間等府子孫世受國恩臣 黃河焦家坪娘娘難羊圈子地方皆套虜渡口往來蹂賤歲無虛日保 魏煥曰偏頭寧武鴈門自西迤東三關並列西盡黃河東岸東抵大同 牧之虜防守尚易弘治十四年以後虜住套中地勢平漫偏頭關逼近 能守三關未爲要害正統以來東勝開平俱失三關獨當其衝特無住 寬復設偏頭寧武鴈門三關十八隘口于內以爲重險往年東勝開平 輕與宣大並稱重鎮 服効力固無他志但同本源性習尚在勢終與合故三關疆域所係匪 西路雖太原北境要害之地與真定相爲唇齒非惟山西重鎮而畿輔 硤口尤急河岸渡口雖同娘娘攤太子攤尤急先年以山東西巡撫住 障爲難今三關要害雖同偏頭尤急十八隘口雖同胡峪口陽方口 守備一員以備訊度嘉靖十九年胡虜充斥三關不能禦近議于朔代 **劄鴈門關內代州總兵住劄鴈門關內代州總兵住劄偏頭關又各設**

之間設重臣一員總督宣大三關亦如陝西固原之制 卷之五十二

又按三關東十八隘口又東紫荆關又東居庸關山勢連旦實天設之 嘉靖二十年五月該兵部題該巡按御史譚學題訪得虜街悠答阿不 發嘉靖二十年秋前 虜復由本關直抵平定州參將某甲被害居民殺 套中以三關爲出入之路直抵山西地方搶掠嘉靖十九年秋虜酋吉 北虜亦克罕一部常住牧此邊兵約五萬爲營者五日好城察罕兒日 今之急務惟在備三關之險擇將帥覓壯勇積菊粮以整深入之門戶 據者無數山西自來被逆屬之慘未有過于此矣 克失日日上爾報東營日阿兒營日把即即阿兒入寇無常近年虜在 庶山西定而畿輔之地無警矣 險為京師近藩往近紫荆居庸三關可輸而今不可輸者以其增築修 囊摊衆數萬由偏頭等關入寇太原大掠居民而出零賊亦爲鄉兵所 鑿之工多而具險備也使今之三關亦如紫荆居庸胡焉敢深入乎故

孩等盤據河東日以秣馬獨鋒為事往往問訊關中去來諸路殆無時

成化十一年總督余子俊同鎮守等官親詣小邊地方芍藥坡極高頂 京師敷下廷臣會議推選諸練邊事大臣一員前來三鎮適中去處開 噬難窮十二月復由原路前至朔州等處仍要犯山西及保定等地方 係億萬年拱護京師切近藩難照依延綏事體修削墩臺壕牆等項庶 例添設大臣一員居中調度若臂使指則威權既專廢墜自舉查得先 此不肯應援縱肯應援亦多觀望未有鬭志往往挫失機宜要如陝西 隱伏宜先預防其要在于添設大臣一員竊惟政在得人權貴專一宣 平虜衛二邊折牆而入撫鎮等官即行堵截屢犯屢挫不得驅攘禍機 心情侵寇去年七月分投肆犯諸邊金帛子女滿載歸途狼貪易熾虎 上東西遠望多條聯絡高山當議得西自偏頭關起歷大同抵宣府俱 府專一總督宣大偏保一應軍務 年固嘗屢設事寧旋即收回是以人無固志政罕責成宜念三鎭密邇 大偏關勢猶唇齒義關休戚然一遇有警因地方兵馬單弱而各分彼 以隆冬冰滑不能扳接而去今春二月又在沿邊住牧方由大同右衛 周 見 井 卷之五十二 遊訪前上 . Υ

叢蘭日稿照紫荆田馬龍泉三關內護京畿外鄰邊塞俱爲重地而紫 賊過未免懷疑多見遠避地上既不妨人春種緩急又可以爲固 俱濠開一丈踩一丈藉彼為截殺以逸待勞之所此等營盤挑成後有 處若是只可單騎或並騎經行者好挑可容二千人馬管盤一處周圍 甲腰刀弓箭先將墩自東而西編成字號每號置牌一面開列人名器 小邊東西長七十里該周墩四十二座擺合要害見有墩二十五座處 邊直抵偏頭關相度山勢從宜定擬應修墩處修墩應削山處削山有 月一換瞭望哨探如是小寇相機截殺若係大舉堅壁清野加謹隄防 具于上每墩精選步隊管隊官一員管鎖每二十墩用指揮一員每 修墩一十七座每墩神鎗手五人神炮手四人夜不收一人各披戴盔 水口處修水口務期他日與工直欲收從省之功後親自踏勘得偏關 幾邊方得有保障所在軍民耕田鑿井各遂安養從地名冤毛河沿小 仍要星馳飛報前去凡通賊要害路口每東西相去十里或十五里或 二十里去處計量賊衆可以擬浮馳驟者即挑可容三千人馬營盤一 **| 卷之五十二**

本關北門外大河一道闊二十七八餘丈名曰拒馬自山西廣蜀而來 荆關逼近大同宣府尤爲緊要臣初到本關之時出城閱視形勝看得 今人言無不寒慄臣遵照敕內事理嚴督守備等官設法整理問查得 于前地及真定等處地方蹂躪剽掠其慘尤甚究其所以皆由此入至 本關城內虛實強弱一覽無遺爲兵家所忌訪得正統十四年虜賊犯 由腹裏雖有此關其與無有何異又況此地平漫高亢賊若據此俯視 河北岸地名石嶺直抵北山三里有餘內有大路數條可通奇河峯峯 得本關河北岸前項地方相應添設堡城一座堡城後至北山添稍牆 弘治十二年該巡撫保定六府兼提督紫荆等關右副都御史高銓勘 順彼時本關守臣阮太監孫都御史韓指揮等官俱被害見有祠堂在 東峪官座等口亦至易州淶水縣地方夫水陸之道俱不經由本關經 經浮圖絡城西北及本關北門出乾河口入腹裏易州淶水縣地方北 守備把總千百戶年老有識軍人各諸前地相勘相應添設等因回奏 一道已經具題該兵部題奉欽依行令覆勘節該巡撫經略官及內外 邊防前上

《 卷之五十二

六月十二日興工修築外但河流處所空缺數多人馬尤可通行晝夜 障但山水暴發奔漬洶湧推石拔木俱擁于此以故朝焉告成暮卽蕩 又為此關咽喉之地其城西北亦被此河界破其險無可攔截胡馬先 **楂牵連一處水泛之時卸于阜高去處水小之時仍舊布列于內萬一** 峙每臺汗樓上可容百餘人滾木疊石等項器具堆積于內中流處所 然後又有經略官亦用大松柏等木乃于中流橫立木橋十層每層立 年巡撫官曾費數萬銀兩騎河樓砌石橋一座上起橋樓三間儘可保 衝决馬不得以馳驟庶幾可保無虞反照本關迤西七十里浮圖峪口 又添連環木棚二層兩頭具用木椿砌入石牆中間止露鐵環木棚木 思維計無所出又行督同守備等官議得新堡舊城近河又添接城垣 贼虜衝突我軍據此敵臺矢石並下兩相夾擊中有連環木棚水不得 以防禦隨委本關守備官杜雄督併官軍舍餘照依先原計丈尺已于 一道臨岸擇取水不能犯處所各立敵臺一座上起敵樓三間兩面對

又經該部覆題欽准修築今已四五餘年未曾整理臣恐事有不測難

道兩面俱用垛口接連舊城河西逼近西山就將山麓鑿平亦立敵臺 突然而來不知何以禦之臣督同守備官王京委官知縣吳堂再四相 缺無法可治數年以來仰仗天成邊塵不起所以無虞萬一此輩覘知 物以高臨下互相夾擊虜賊雖衆自何而入本處官軍人等無不以爲 于東河岸擇取高處添設敵臺一座上起樓臺三間臺後設築城垣一 視今次若再照前立橋立樁徒費工力終不能久亦照紫金關規模仍 內入新城而登東樓該西岸者先登樓內抽梯于上各用矢石滾木等 在上中流亦立連環木栅二層一遇有警分令我軍該東岸者自本城 完日另具丈尺數以備細造册奏報 築敵臺等項今臣自龍泉關覆閱至此前項工程十八九可完除通行 經久有益以此各處監口但係选年水衝誠不可恃他處亦多類此仍 四十根每根要鐵釘數十餘條亦可保障不久仍被此水衝去至今突 以于城垣兩頭擇取我軍可登彼不能到路必經由其下高險地方添 一座上起敵樓三間下半截剷石爲梯先是亦各堆積疊石滾木等物 卷之五十二

之明鑒也然摶居庸而謂之拊背出紫荆而謂之縊吭則立言之間輕 繼秦之後則以秦爲鑒唐人繼隋之後則以隋爲鑒彼秦與隋豈漢唐 開國于億萬載之下自古都于燕者前有召公奭後有金元然金元夷 京之倒非但守邊也蓋開闢之初天造地設此連三之山以爲華夷之 華夷之通使外之賊寇不得入而內之奸細不得出也按史高闕者在 之間忽然中斷可以往來故歷代設為重城屯士卒以戍守之所以絕 卒擣居庸關北拊其背大軍出紫荆口南捡其吭此古今都燕者防患 所可匹哉而以爲鑒者警戒生于不足臣嘗觀元人進金史之表曰勁 狄也鳥足以當此山川之王氣哉王氣之隆正有在乎今日雖然漢人 王瓊曰所謂高闕者其山中斷兩岸若闕焉今之邊闕皆是萬山綿亘 限而又遣巨靈擘開雨山以通出入蓋于億萬載之前豫有待乎我朝 庸紫荆松亭鴈門是也前代關隘之設皆爲守邊惟今邊關則咫尺神 地在黃河套中世不知其所在就以今日邊關言之其最大而要者居 古朔方臨戎縣北連山中斷兩峰俱峻若城關焉朔方古夏州是也今

庸而後紫荆此不知大勢者之言也 重緩急不問可知蓋背乃人身之所倚負而吭則呼吸飲食所必經死 督二朵顏衛左都督花當今襲者日革蘭台右都督朵兒干今襲者日 府元帥各差人來朝永樂詔以其地置泰寧朵顏福餘三衛每衛建都 魏煥曰朵顏三衛在外邊之內內邊之外元兀良哈之地古會州也東 之路疾騎抵吾運道數日可到是尤不可不加之意焉議者往往急居 生之係也况今六軍億兆聚于京師北倚居庸即為重鎮紫荆乃南出 為彼制馭今考革蘭台子孫為都指揮者二日脫力日哈哈赤為正千 拾林宇羅泰寧都督二今止一人日把班福寧都督二今無止都指揮 西千里南北倍之洪武二十一年元裔東西夷遼王會等王朵顏元帥 一日打都三衛惟朵顏日衆朵顏惟花當日衆把班打都拾林字羅皆 三衛 往行員 剪言 卷之五十二 遊防前上

之計不可一日不講也 齒日繁衣食不給乍臣乍叛爲我邊患恐與北虜連合勢難阻禦防守 草孛來打哈脫可諸酋狡譎而打哈之子倘孛來尤猛悍同類畏之生 關以西至黃花鎮境外住牧專肆搶掠自不朝貢邊人爲革蘭台把班 罕脫桶阿克庫把禿刺大同脫脫罕等諸夷俱在牆子嶺古北口白馬 每歲朝貢二次共六百人惟幹兒古道兒撒只兒他魯渾脫桶阿土魯 甚焉此其故諸夷率易中國而無心于貢無心于貢而後推論之說行 其來也守邊者索之索之不足而恐署之其入京也譯者之害如邊臣 所欲其私相貿易者率寬假之故諸夷恆求貢而其購在我今也不然 方其入貢也守土之臣驗之而入無敢留難焉此其賞養之加恆變其 又曰分東胡爲衛三百有奇自都督以下歲一入頁論其功而陛賞之 戶者四日革孛來日幹惟日把兒都日百哈爲舍人者日打哈等最多 比其賞資之錫又不足以償其所欲而凡陳乞陞級譯者悉爲張主其 所欺取猶無厭而可惡所司若部悉因其言以低昂也賂彰威損侮孰

計威重者悉召諸胡而諭之核其眞偽而折服之限以年而更易其勅 失在我從之則大羊之貪無厭而其漸愈熾故其先當求邊臣之有心 又曰兀良哈三衛見蒯邊鎮下自寧前抵喜峯口近宣府日朵顏自錦 朝廷使司譯者無所與而其賞麥之給貿易之通如先朝之厚且信焉 凡入貢之數悉準如制其應陞之功邊臣狀上播按播按以其狀上之 夫驗貢以動為準也今之勅皆私相貨市非其人之子姓也矣違之則 遭對蝦數十年不入其地遼邊各夷惟此是最無賴也 偷常入北漠盜馬匹三人驅數百十匹善剽掠即殺人寇抄髡其髮以 義歷廣寧至遼河日大寧由泥凹逾瀋陽鐵嶺至開原日福餘其俗喜 則庶幾服其心矣若因循搖論而苟且將就是何異于養蟲待弊也哉 又曰國初分東胡爲衛三百有奇兀良哈三衞各置都督二羈摩撫馭 最上策也分其部落則其弱易以制別其種類則其間易以投使之人 自標性貪點邊人以酒若貨昭之執而殺之茲故報復抄虜無寧時一 西 翼 剛 見 集 色之丘十二 遊訪前上 <u>-</u>+-

有撫諭之說則其購在彼矣夫使諸夷以入貢爲購中國之威安在哉

又曰朝貢夷人賞賜都督段絹六表裏都督指揮至鎮擔五表裏舍人 頁者一千六百其宴賞之費驛迎之擾可知矣 治中守臣楊友張瓊因燒荒掩殺無辜邊釁遂起正德以來部落旣蕃 永爲藩籬遼東宣府自此隔涉聲勢援絕矣正統以前夷心畏服地方 四表裏散達一表裏所貢馬牧于本鎮行時工部給價每匹六兩女眞 北虜也 自爲雄各相爲戰所謂夷狄相攻中國之利也而又爲之虛級自都督 朵顏獨盛陽順陰逆累肆侵噬花當則脇求添貢把兒孫深入虜掠動 而添設太監參將等官而夷情亦變許不同然尚未敢顯言爲寇也弘 寧盜但令都指揮或都督于喜峯口密雲等處鎮守驗放別無多官後 又曰永樂置立三衛令其每年朝貢二次每次每衛各百人往來互市 以及所鎮撫在女直一歲一貢在三衞一歲二貢使之歆戴中國外馭 土木之變頗聞三衛爲也先獨導乃命都御史鄒來學經略之此後因 一年一貢每貢一千人三衞一年二貢每貢三百人二項夷人每年來

はいいりい

塹則張水易淤都御史洪鐘雖曾設有關城勢難孤守今須每川大建 寢京師後門今兵多逃亡止餘二百河間等衛之戍空名無實單弱極 故三衛夷情難與往日例論禍機所伏不侍智者而知黃花鎮擁護陵 川俱稱要害而潮河川殘元避暑故道尤爲虜衝作橋則浮沙難立爲 矣議者謂更當增戍而關外田夫可募爲兵此一策也自古北口潮河 關統正而緩急有濟矣且設關于外所以防守立營于內所以應接今 在今當重其事權總兵須與掛印同巡撫駐薊州遊擊駐三屯營若燕 居中乘便兩面馳擊也今偏在東隅其謂之何矧東去燕何營參將止 臣之後以其兵多于燕何營巧復添設遊擊甚為総繆夫遊擊之名謂 之路撫賞諸費久累軍丁近聞取諸馬場子粒似矣建昌營自裁革內 石墩數十令其錯綜宛轉不礙水路庶幾可以久乎喜峯口三衞入貢 河馬蘭密雲三參將則仍舊而以太平寨幷入建昌爲一參將則庶乎 五十里西去太平寨參將止六十里不爲贅員且掣肘乎愚當謂劑鎮 過防前上

、卷之五十二

稱結親遙北恐嚇邊方參將陳乾魏祥俱以重兵前後陷沒他可知矣

著之兵設險修關嚴烽遠讓選將練兵足食明法曲突徙薪之計不可 即司所直之關責有攸歸其復將誰諉又本鎮額兵原少隘口甚多除 體營提調旣分爲二則關獨當其害營但肆爲觀望耳假令營之提調 分戍之外消耗之餘所在單弱言之寒心是故存留京操之士益募土

插在彼授官降印蓄為藩籬百餘年來堅守臣節未聞悖逆自去歲以 來姦夷造爲小王子結親之說敢爲要求之計守臣輕信張大其事遂 王公瓊曰兵部題照得朵顏福餘泰寧三衞夷人自我太宗文皇帝安 致本夷肆志先要我以添貢朝廷俯念夷情艱難暫從其請曾令大通 一日不講求也

事諭以禍福令其効爾祖父恪守臣節毋起歹心若倚北虜和親要求

當奏本衞所鎮撫失林孛羅不必赴京就彼承襲祖職事守官又曲爲 奏請准寫射命一道交與薊州鎮巡官親付拾林孛羅收領今年二月 無厭必調大兵痛加征勦掃除巢穴不許住牧又曾候其來朝令禮兵 二部堂上官督同大通事于禮部衙門明白宣諭後該朵顏衛都督花

失故巢進退無門追悔無及通將責問取過口詞會本具奏再行議處 進入犂庭掃穴再調遼東精兵二萬攻其左宣府精兵二萬攻其右汝 將京營并薊州保定天津衛精健步軍選調三萬各執短兵火器分路 治償命姑赦其罪如或通同枉縱不問將來犯邊朝廷必要與師問罪 參將陳乾如果花當不知就令花當將把兒孫捉拿解京或令自行處 衛夷人難以處待合無請勃薊州鎮巡官從長計議選差通事并有智 識官員前去近邊地方拘喚花當等責問朝廷旣節次施思撫待汝夷 將陳乾等係花當男把兒孫等帶達賊拆牆入境係是花當等外示效 東西二處達子已省論了並不作歹今巡撫都御史王倬奏稱射死參 因何面是背非外順內逆陰從爾子把兒孫領人到馬蘭谷搶掠射死 長若復因循姑息置之不問誠恐祖宗御夷法度自此陵替且以後三 雖其自取奉勅將官殞命于臣服小夷所損甚大况事當謹微漸不可 順中懷悖逆以要求爲得計以犯邊爲長策參將陳乾之死輕率寡謀

ボラニュトニ

最防前上

禮部手本開稱譯出朵顏衞都督頭目花當奏稱逸北達子伊並不知

そうなますこ

年深入墩牮今年屢犯延寧固不假朵顏等衛夷人和親而後敢犯中 結親北虜之言以逞要求無厭之計一面進貢一面犯邊自去年以來 國亦不必自薊州一帶邊關進入而後可以內侵也薊州一帶東西二 侵犯邊境殺掳人民數十餘次因朝廷寬容不問以致點簿之奸伏藏 不露勢日猖獗議者不思北虜小王子瓦刺等部落世爲中國邊患去

成臨渴掘井卒難施行今花當男把兒孫等殺死參將陳乾罪惡旣已 不能大挫賊人之鋒亦豈自喪失我軍之氣乃計不出此方議添兵增 紀律嚴明烽堠謹飭相機隨宜運籌畫策或設險拒守或會合策應雖

路見有食糧官軍四萬二千員名本處將官若能嚴加督率撫恤簡練

糾合大羊之衆分路內侵而本鎮將領非人軍不用命萬一邊關失守 乏軍前合用銀兩准支與三千兩其餘一應事宜都依擬行欽此一桂 宜逐一開陳聖明裁處正德十年六月十四日本部尚書王瓊等具題 將出師聲罪致討勢不容已但兵戎重務臣等未敢擅便今將念行事 乘勝突入禍機之發日夕難測臣等採集羣言度量事勢當此之時命 制夷狄之道固不可貪功以啓釁亦不可怯懦以求和况今花當部落 關御史張鰲山極言夷虜侵侮之忠當以攻討為急臣等竊開自古禦 調兵防禦兵科都給事中等官安金等亦奏要本部速為議處發兵巡 明特命都指揮桂勇率人馬操候提督侍郎陳玉幷鎮守等官俱奏要 顯著見今摧衆分路侵犯飛報屢聞臣等先議待後發兵征勦荷蒙聖 勇欽奉上命領軍前往薊州邊關征勦叛夷其薊州邊關官軍幷各處 本月十六日奉聖日是桂勇胜署都督僉事着統副總兵寫敕與他紀 調來軍馬須聽桂勇調度節制若不重其事權止充參將前去不惟無 功不必差官就着巡關御史隨軍紀驗糧草戶部便查出預備毋致缺 麦肪商上

卷之五十二

則以軍法處治俱照舊例施行其本處鎮巡官并提督邊務官應有本 桂勇指實奉聞區處都指揮以下官敢有不用命者輕則量情賣罰重 去統領京營并各處官軍征勦犯邊達賊凡用兵一應事宜悉聽柱勇 遠遁不可窮追並聽開具事由明白奏聞速行班師不可老師上賣以 使膚衆畏服將把兒孫等獻出解京情願照舊入貢不爲邊患或畏服 須火速依從應撥如有怠玩不理或無故抗違執拗因而失悞軍機聽 兵官量陞五府堂上署職照例請敕并關給符驗一道旗牌五面副前 致食盡難繼或貪功遠出致於疏虞咎有所歸 要詳審慎重計出萬全若能擒斬虜賊明正其罪或雖無擒斬之功能 征專問朵顏衞夷人殺死參將陳乾幷屢次犯邊之罪凡進兵機會須 邊防禦事宜與柱勇事無相疑照舊徑自施行不許推托誤事今自出 運謀設策隨機應變專制而行遇有期會調發事件本邊總兵等官即 以威示外夷抑恐難以駕馭諸將查得桂勇先于正德八年曾充副總

逆探虜意事雖遮飾終有悔罪效順之意係是夷狄似不足較許鳳等 候如遇朵顏夷人前來進貢即便設法省輸以為既是失林幸羅不順 諭令其照常閏十二月初旬來深得撫待夷狄之體合無本部行文薊 來貢又恐朝廷怪責不容放入以此假以報事爲名歸罪于失林孛羅 聳動朝廷俯從所請及本部堅執大義奏准不許因見所謀不遂思欲 爾朵顏父子效順准爾照常年事例人數驗放入貢其以前失誤進貢 州鎮巡官將主簿許鳳序班孟昇幷魏宗淵等以禮獎勵督令用心等 本題知臣等竊詳朵顏達子把兒孫惟欲要求添貢造爲交通北虜之 往西邊作賊有父花當同兄把兒孫等欄當他了不知他如何又說我 說挾制中國今年萬壽聖節乃敢不與泰寧福餘二衛齊來進貢意欲 們衆達子幾時來進貢好收拾馬匹來關聽候等語許鳳等當時省論 報有都督失林孛羅說稱屢次差人告討六百人進貢不准要收人馬 照常于閏十二月初旬來量給酒肉鹽米布疋等物撫賞回還等因具 二十六

菱防帕上

審得朵顏衛都督花當男打哈等說稱我父花當同兄把兒孫我們來

卷之五十二

邊備致有疏虞咎必有歸也 機聲息重大本處官軍不能禦敵星馳具奏定奪不可因其來貢解他 役比常年十分加謹隄備倘或設許侵犯就便相機點殺毋致有失事 奏請寬宥姑免爾罪一面嚴督各該參將守備把總等官督令哨守人 □□□□日看得右少卿舍誠等審取夷情除孛兒只幷鮮崑告要襲伊

都堂收了討陸大頭目職事管束本衛人民出力一節查得把兒孫爲 午兒年又進送被掳男婦二名通共進送男婦四名口都交與總兵官 男舍人把兒孫差來因進貢外進送被擄漢人男婦張舍等二名又說 父職事情由另行查議具奏外其朵頭衛頭目說稱本衛都督花當次

從以啓釁端蒙特旨准他今把兒孫因見挾求得計又令其頭目脫桶 輕准將來狼豕無厭之求有何紀極况朵顏衞部落人民自有伊父都 阿假以進送男婦四名口為由討陸大頭目職事管束本衛人民若再 罪不殺中外共知去年把兒孫又來犯邊挾求入貢本部執奏不可准 因先次添貢後次不添屢來犯邊殺死參將陳乾等節次議奏把兒孫

貢夷人將回未奉有旨難便戒飭合無本部行文都御史張潤會同鎮 貢以後守臣不能禁止將以爲常今正德十三年九月驗放夷人都御 其要本部于各夷回還之日戒飭及請勅彼處鎭巡宣諭一節見今來 史張潤等乃能遵守舊規開明大義阻止把兒孫非禮之貢誠可嘉獎 聽父教再來犯邊决不容恕其進送人口行與劑州鎮巡官查勘是實 誠等明白曉諭脫桶阿回去說與把兒孫爾前罪過旣已寬宥今要討 于朵顏等衞常例三百人外又准朵顏頭目花當男把兒孫三十人進 德九年准添六百人後復不准遂啓殺死參將陳乾之釁正德十一年 不許循情輕率額外奏求添貢示弱開啓邊釁如再故違咎必有歸 照依彼中事例量加給賞以慰其心仍諭鎭巡官以後務要恪守成規 大頭目職事管束本衞人民置爾父于何地如爾肯着實改過輔佐爾 父花當管束所部三五年再不犯邊爾父來奏朝廷方有恩典如你不 督花當管束把兒孫所請實有無父之心尤為可惡合無本部行令舍 ||一日查得朵顏等三衞自來進貢驗放夷人三百名係是舊例正 Į. 卷之五十二 邊防前上

太平之盛也奈何近年以來佯為效順陰蓄奸謀朝廷不計其過惟事 樂初又棄大寧北與之仰惟祖宗之意蓋欲使受國恩永爲外藩共享 然飽而它思固禽獸之常態惟思威並用實朝廷之大權若今日來朝 洪武二十二年征敗北胡來降者衆詔以兀良哈之地置泰寧朵顏福 史張潤等務要運謀設策修舉邊備通達烽堠中嚴紀律一遇侵犯務 道况大羊夷情惟知貪利畏威非口舌所能馴服合無本部行文都御 守官員依奉召集省論施行但撫順夷情固在曉論明白尤在防禦有 姑待之如常於前日罪逆則置而不問誠恐彼將以禮待爲等閒以掠 涵容彼乃頑然不知愈無忌憚豈不有負祖宗之思有虧藩屛之義哉 餘三衞以處之為東北外藩命其爲指揮使指揮同知所領其部至永 二日具題奉聖旨是欽此 仍將省論過緣由及修舉邊情方略具奏察考正德十三年十一月初 咎必有歸其省諭各夷之時雖以禮義爲主必須示以兵威庶彼知畏 使痛遭到衂不敢近邊斯爲得策不可倚信夷人玩忽邊備倘致失事

督令三衛差來頭目把禿等前赴兵部聽尚書馬文升稱詔宣論具述 勞以嘉其納款之誠若執迷不悛仍前作歹朝廷調動大軍勦殺必不 叩關來謝朝廷遣大臣幷大通事一員前來會同彼處鎭巡官省論犒 哲之情臣下奏請與師問罪朝廷曲為寬宥不忍加誅之意當感思思 我祖宗賜土設衛建官之思及彼今日數為邊患之罪與結構逸北虜 來朝夷使發露其奸使歸論部落革心向化合無令通事及伴送人員 要追念祖宗敬順朝廷鈴東部落益堅藩屛之義如能感思悔過許令 報毋蹈前非仍請勅令其齎回歸論三衛掌衛事大頭目各悉此意務 營道去遼東傳報聲息漸少安知非此虜因與結構為進退上冀朝廷 搶爲得計受思不感無威可懲又况三衞夷使自入關來宣府奏報虜 夷之受恩當感而有威可懲也 則有威讓之令與文告之辭今日之事正欲恩威播于辭令中使彼虜 輕貨區區小臣豈敢好爲此多言哉蓋以先王之制荒服有不供之職 之賞賜下畏有司之拘留又因以窺伺中國之虛實也爲今之計須于

永樂初棄大寧北與之今其地密邇京師歲朝貢不絕用爲藩屛夫彼 北境今日鲜卑奚契丹等種不一今則不服識別以所居觀之其種與 歉許其來告遣使賬邺之其頭目有子幼孤者依軍官優給例一體賞 之故而叛請自今以後三衞所來朝比諸夷優加禮待仍詔之遇有荒 具楚使之計我乃襲而用之不自覺也其後建州董山亦以宴賞厚薄 優數倍彼乃憤然謂我畏強而慢弱遂堅從彼之心噫此乃陳平用草 服然所以區處之者不可不以其道賜予之者不可不以其節竊聞景 之走匿松漢間後魏之先復居于此號庫莫奚服屬契丹元爲大寧路 兀良哈本春秋時山戎地泰為遼西郡北境漢為奚酋所據東漢征敗 泰初三衞爲虜所驅竄各虜中隨之來貢我所以待之者比其常例加 雖內附 今衞有以福餘名者古之扶餘國在玄蒐北千里是其遺種不可曉也 日久然終是夷類往往隨盛衰以爲向背朝廷羈縻之固已臣 卷之五十二 日の女

資如此則彼感我深思永爲捍蔽矣按石晉所賂契丹十六州地幽薊

易漢涿檀順七州在山前新嬌儒武雲應寰朔蔚九州在山後合前契

此建都則躋之天日之上矣夫以百二山河而有天然之地險重城萬 年我太祖始逐出元人而復爲中國蓋拔之于泥塗之中也太宗又于 雲代之境重關列戌以爲外之藩離苟委任得人守禦有法可保其無 略同夫自晉天福元年以賂契丹此地爲虜所得者首尾四百五十餘 謀畫于未事之先而豫有以防備之則所患者消泯于無跡也請下大 異時卒有外患未必不出于此夫天下之患往往出于意料之外然能 山之衝以爲外障其後移入地內以此之故京師東北藩籬單薄之甚 外患也惟目平以東進北永平一帶往者大寧都司與營義會等衛在 東極醫巫闆之境以爲內之藩籬山後諸州自來寧樂西海治以西歷 吾中國之地山前七州今爲畿甸之地太行西來連崗疊嶂環而繞之 維屯百萬貔貅于此鎮壓之是誠萬萬年不拔之基也今山前山後皆 承其後而不能復中國之舊遂以白溝河為界故二國所受夷狄之禍 人民乃幷其關隘而失之晉人自損其險隘與人旣以自守其國宋人 丹所自取營平二州通計之蓋十有八州也自是中國非但失其土地 卷之五十二 春放地上

爲三鎮直達遼東之境則是國家之險要既失復得藩籬厚而無可乘 勢因其形便築為墩基就其空缺之地接連以為邊牆就其間擇一要 于沿山要害相爲聲勢仍于山之後去山五十里或三四十里量其地 都司後移保定者立永平或遵化或劃州以為重鎮凡舊所屬衛所移 非如居庸以西大小邊鎮兩層可以防備若何以善其后而使之永無 之隙根本固而無意外之患矣 吾力有餘而其機可乘仍復洪武中山後立關之舊俾與宣府大同列 地設爲關鎮屯軍守備以爲兀良哈入貢之路不然國家養銳儲材俟 外患必其遠謀宏略出於其間必不得已而有一見請將洪武中大寧 元爲大寧路國初割錦義建州諸州隸遼東而以古會州大寧之地設 朵顏福餘泰寧三衛初爲兀良哈地在烏龍江南漁陽塞北春秋時即 北平行都司領兵營二十餘衞所武洪十四年封王子權于大寧爲寧 山戎重地秦時為遼西北境漢為奚酋所據後為號庫莫奚服屬契丹

臣議居庸以東歷黃花鎮古北口直抵山海關之後皆荒漠無人之境

爲福餘由錦義渡遼河至白雲山爲泰寧皆逐水草無恆居三衛朵顏 為外藩詔以其地居之在大寧之北境立三衞焉曰泰寧衞曰福餘衞 兵洪武二十六年故元中宗室遼王及朵顏元帥各遣人入奏願內附 本朝旣成會州建大寧都指揮使司爲重鎮在宣府遼東之間以宿重 土谷孤孑後背僵僂則盧龍單薄梗其喉吭則遼海坐隔扼其腦背則 要我官員殘我吏民喜峰二屯密雲白羊僅僅收縮譬之左臂擁腫則 **最強分地又最險自是遼東宣府擊援隔絕諸夷列我險阻闖我門庭** 廣寧前屯歷喜峰口近宣府爲朵顏自黃花泥窪遍瀋陽缺嶺至開原 都司徙之保定散布兵營諸衞于京府之境而以大事地畀三衞東起 哈諸酋率部落從行有功乃移封寧王于南昌改北平行都司爲大寧 里等為三衛指揮使同知為我藩籬成祖靖難首封大寧兵及召兀良 陵寢警逼失計甚矣 曰朵顏衛以阿里失札爲泰寧指揮使塔賓帖木兒爲指揮同知海撒 是行典上

王二十二年封兀良哈爲朵顏福餘泰寧三衛以處降胡而以阿札失

中用懋曰石塘古北曹塞馬蘭松棚喜峰太平燕河台頭石門皆各夷 長昂炒蠻董狐狸諸夷及夷婦大小嬖只猛可眞等號爲六凶而長昂 撫賞之處嗣後部落日衆朵顏遂強陽順陰逆時時爲虜嚮導住牧喜 止宣府耳而遼陽一帶不可通也 牧觀此則長陵時山後諸州先皆爲其屬矣今居庸之外恃爲藩籬者 男答為福餘指揮同知脫魯忽察兒爲朵顏指揮同知領所部以安畜 峰口邊外會州青城之處附青把都部下三衞夷共爲二百七十枝酋

報說我每在達子營偷馬匹還老營在某處報之今將一年宣大二邊 永寧哱囉長安嶺各地方迄今照舊撫賞 龍門所南山一帶受我撫賞萬曆十八年安冤勾引叛去後以計擒史 又曰史車二夷故朵顏種嘉隆間相繼內附移住邊內周凹溝滴水崖 馬文升曰當往年三衛達子偷盜大虜馬匹經過大同宣府邊上俱來 二官兒子女紅亥等順義擒獻史二官兒我列等其部落仍來歸安插

尤點云

臣俱不曾奏報前因臣已疑有彼此相和之意且正統十四年因朵顏 方劄營或留虜衆在于大同宣府邊外制我之兵不敢東行彼無後顧 等衛達子與虜酋也先相和故有土木之福臣又聞此虜大衆卽月俱 之慮分遣精銳或從喜峰口或從燕河營彼處山勢平漫不數十里條 交鋒之間彼此各有所傷若彼朵顏爲彼嚮導引領大衆俱到本衞地 險阻若寇大同邊牆重複又各有精兵兼調延綏遊擊官軍在此虜意 在宣府住牧亦有東行者而大同無賊竊疑此虜奸謀若寇宣府山勢 邬公閱日大寧本奚部唐初其地屬營州貞觀中奚街可度內附乃置 未免戒嚴其爲**國家之患非細也不可不早爲之禦也** 支持在京臨時發兵不無緩不及事成化年間朵顏衛達子曾由此處 腹裏居民稠密人口頭畜頗多朝入搶掠夕可計歸且軍勢寡弱豈能 瑞興高上都路至元五年併和州入柑州爲永和鄉七年與中府附爲 鏡樂郡爲中京大定府金因之元初爲北京路總管府領與中府及義 而入直至永平地方如蹈無人之境若此虜熟知道路剽掠日久京師 菱灰胸上

州仍隸北京改北京為大寧二十五年改爲武平路後復爲大寧戶四 卷之五十二

府而于近水之處逸北降虜置朵顏泰寧福餘三衛授以都指揮等官 與州前屯與州後屯大寧前大寧中會州盧龍等二十餘衞封建寧王 州右屯營州中屯營州前屯營州後屯興州左屯興州右屯興州中屯 萬六千六百六十口四十四萬八千一百九十三領司一縣七州九我 國初割義建利諸州屬遼東設大寧都司于惠州之地領營州左屯營

河後衛于三河與州左衛于玉田右衛于遷安前衛于豐潤後衛于三 是徙大寧都司于保定營州左右二衛于薊州中衛于平谷前衛于香 太宗朝每簡其精銳使從征伐得其死力遂以虜兀良哈地以與之于

移付江西山後諸州半爲虜有矣 屈公伸日近該泰寧等三衛已故都督脫脫孛羅男猛可帖木兒等差 以來該遼東鎮巡等官不次傳報緊急賊情俱是二衛達賊計合廣衆 頭目把禿等赴京進賀萬壽聖節效順之意固可喜矣初見今年春夏 河中衛于良鄉大寧前中二衛會州衛于京師盧龍衛于永平而寧府

肇基成化北代往來由之東路以接大寧西路以接獨石巨鎮隱然屏 錦衣衛帶俸指揮使等官楊銘等審得虜人中走回男子雷草番說稱 要來報仇聲息又于易州地方搶掠人畜且出邊不遠輒便住劄又該 灤水之潤開平獨不可田耶又失開平則後背雖空尚有宣府獨石之 我山後遇有警急則宣遼有首尾之援居常防戍則京師得封殖之固 尹耕日開平元之上都也榮水繞南龍岡翼北形勝之地也元人以之 屯田便宜于轉輸一勞可以永利大寧要害于開平易置亦頗非難五 三衞開平復移獨石遂使京師之地僅存藩籬所關豈細微哉究論則 夫國家定鼎北平不患于帶几之無憑而患于肩背之失恃大寧既委 與遙北不同不可不早計也 和好緣由雖假為此不得已之說終難掩其結構之迹也是三衛達子 三衛差百人到巡北虜營頭目脫羅干等處謀和今又譯審出把禿等 ă 固失大寧則左肩全弱宣遼隔絕矣故日開平可田屯田可也不可田 原在豐勝之外沙磧之間昔人且猶開渠屯田以規全利何龍岡之沃 建防館上 =+=

卷之五十二

易致矣而屯田開墾之不求割棄境土三百餘里不之惜矣而易置三 窮源不能無愧也 衞之不講此所以效成一時而禍伏異日恩加近塞而謀失遠猷智者 忽繼世之權變開平孤遠不易守矣而北門單弱之不恤鲔道艱難不 經營然禄知僅于封疆之小利昧于夷夏之大防知懲目前之紛援而 則三衛亦無不樂從之理二策無不可就也土人稱祿馳驅邊塞悉心 田之地開平為元故都山水之秀壞城郭宮闕而留其民居以爲三衞 則易置大寧可也昔劉秉忠諸人皆于開平樹藝卜隱則開平無不可 往行翼

	はなっていている。日本	西温見見様
		加油
		薊州鎮
		往行買
	警詩小序	附己未西園聞遼警詩小序
		附西園遼東圖記
		趙三聘
中用松 三則	申時行	賀欽
佚 名	王瓊	魏焕八则
許 論	李承勋三月	于謙二則
		前当
•		逐東鎮
		邊防前下
歌圖書館戲		兵部二
上海市歷史之	三目錄 〃 #	西園開見錄卷之五十二目錄

史 道 王 瓊	許論,魏人學二則	疤 —	大同鎖	往行票	中用懋	楮 寳 佚 名	魏 焕 王 瓊	于議李秉	前言	宣府鎮	往行買	中用楸 四興	魏焕四州 許論	
翁女	佚					徐	葉	佚		i			王	
翁萬達	名					溥	盛	名					瓊	

西温陶光维				往行口	申用懋	前吉	山西偏頭關	往行翼	尹耕
卷之五十三					王士生				申用懋
-	•								

ľ

在邊住劄近年以來前項夷人有挈家投順脫脫不花又被收捕聽其 各種野人女直東南漢猪江河迷等處建州三衛女直接連巢居往來 廣寧義錦州寧遠前屯一帶曠野別無阻監俱難設伏西北大寧舊遼 景泰三年于公謙日遼東地方極臨邊境西自山海關外起東北直抵 約束指引來邊為患今又被也先收併出沒不常賊情難測緣遼東所 陽河上哨兀良哈三衛達賊東北腦温江松花江灰扒江黑龍江海西 開原沿邊衝要平坦處多海州遼陽迤東雖隔遼河亦有難可通人馬 邊防前下 兵部二 西園開見錄卷之五十三 遼東鎮 前言 # Ł 嶺南 張 营益奇甫 輯

守城池謹慎隄備若遇有警星馳傳報臣同宋文毅寇深相度遠近事 臺壕牆累督修整完日照舊院防今奉勅日從長計議臣等公同衆議 秋冬拘收人畜歸併回城在操官軍常川巡瞭上年天雨連綿衝塌墩 兵其餘各城人馬俱在本處隨操每年春夏量數分布邊堡防護屯種 城戰守都督指揮深宣宋政魯金孫環馬英鄧鐸等如法操練軍馬固 督僉事王祥等領兵出戰王祥仍不妨掌管事就分巡遼河邁東至瀋 副總兵焦禮施聚各不妨守備寧遠義州地方但聞廣寧虜衆寇邊聲 屬惟廣寧開原貳處最爲緊要原有鎮守太監總兵參將等官在彼團 巡督修理城池邊堡墩臺壕牆整點軍馬器械務在堅利完固及督各 明領兵出戰胡深仍分巡開原起至蒲河地界各量領人馬時加往來 陽地方開元鐵嶺有警左參將都督同知胡深同左監承范英內使章 屯衛地方遼陽瀋陽海州地方有警左副都御史李純同掌都司事都 毅左副都御史寇深調度殺賊內焦禮劉端就分巡遼河迤西直抵前 息星馳前來會議同右參將劉瑞內使覃璣領兵當先臣同太監宋文 卷之五十三

略倘有緊急賊情毋托諸空言必要見諸行事以副朝廷付托之重以 等會同各官議處停當具奏俱合准擬仍行曹義逐一依擬施行臣等 有餘行之不足以疎虞邊務責有所歸 銷殘賊反側之患以爲邊方保障之計以爲經久利便之圖如或言之 警不能接報以致失誤事機合令曹義寇深等務在前項議設備邊方 不曾差委的當人員著實點看止憑唷守官軍回報因而有名無實遇 上年因雨水連綿多有水浸坍塌即今雖稱修理完固誠恐總兵等官 逃遁防閉少緩則復來即日各邊俱報有烟火聲息而遼東一帶墩臺 不時或陰附強寇而搔擾我邊或窘于饞困而搶掠頭畜逼逐緊急則 又議得遼東地方相離京師不遠又有野人女直各種夷人周迥雜處 二年支用以後陸續收積等因參照所奏係干備邊地方總兵官曹義 納子粒并銀糴米豆支應別無有司供給見在糧儲止彀本處人馬一 勢會調鄰境軍馬隨機應變及查得各處合用糧料止是本處屯軍種 而夷虜之性變詐不常瞰我邊備虛實以爲從違向背往來聲定叛服

心協力在下者亦莫不解體沮氣以致寇賊紙橫恣意搶殺而曹義等 計仍俟胡源回日動靜若何務要和同計處要見前項賊寇是何部落 令其嚴謹固守地方謹慎哨瞭一乃心力用濟邊務毋相矛盾以誤大 志之日又況遼東切近京師止隔山海一關便係腹裏慮恐賊寇益肆 視之漠然不動似此怠忽若不嚴加譴責即日秋高馬肥正係達賊肆 彼此猜己既無安邊禦侮之謀亦無折衝奮發之勇在上者既不能同 又日遼東地方自春以來達賊犯邊墩堡被其挖掘人畜被其殺擄如 寇縱橫而不慮視過人被害而不恤及輕率無謀墮賊奸計以致疎虞 實有若干其巢穴有無定止從宜設策選調大軍出奇勦殺以對賊人 誤大計伏乞賜勑切責宋文穀曹義寇深等數其節次玩寇失機之罪 倡級結連諸種部落大舉入寇臨期倉卒愈難措置不無貽患邊方有 深入之謀以安邊人固守之志有功照例陞賞失誤取罪匪輕若經期 入無人之境全無忌憚之心詳其所由蓋由遼東經兵等官互相矛盾

壞事者罪有所歸再照野人女直各種夷虜之人俱附遼東地方近來

者俱起送赴京處置或量與官賞令回原處住種何者為宜或別有長 人若何設法關防撫郵鈴束以銷意外之虞以爲經久之便及後來降 不可不防合合寇深公同宋文毅曹義等通同計議區畫將已安插夷 李公承勛日明春開原將有事于修遵今冬先須親詣彼處相度事勢 處置乖方重為遼患者仍令該府通行永平山海宣府總兵等官將前 策可以安內攘外防患弭奸令寇深等具由馳奏及勘原議不當因而 處犯邊得志我軍失利遂起奸謀結連內應其貽後患終非細故矧近 寧等處城堡安插者動以千數此等之人狼子野心難以測度即今彼 以官職加以賞勞而遼東總兵等官往往定議就于遼東自在州幷東 相率收降者多朝廷推以曠蕩之思宥其反側之罪許以改過自新授 垣是邊防之狼狽不獨開原一處爲然也又行至鐵嶺訪舊疆界今已 規畫糧料過瀋陽涉蒲河經談路循氿河邊牆處處倒塌墩臺僅存頹 項賊情用心隄備遇警相機行事 日遼東安插達人糾合謀反出城潛從賊寇動至一二千人此正其驗 ķ 養防能下

能之丘十二

之容有不忍正目者臣自任事以來見得二衞軍多逃移極力招撫未 昔日開原殘兵不滿一千今四千有餘矣鐵嶺兵不滿數百今一千餘 危急不獨三萬遼海二衞爲然也及抵二衞地方殘破之狀官軍愁苦 背陰之路不通開原之咽喉逐絕雖有智者不能爲之謀矣是開原之 至背陰山中間止存一路不及里餘行旅尚被搶殺田地曷敢耕種若 思粗可度日但恐日後衛所科差逼迫出辦不前難以存活蓋殘破之 有應者迅蒙聖日大發內帑之金又有欽賞之頒然後逃亡來者頗多 盡棄約七八十里之廣西則三衛達賊直至定遼河東則海西達賊直 餘招來固難搖處尤難招來之後不繼之以搖處則招來之人又將散 矣臣每見復回之人處處駐馬詢其生事皆以手加額日目前感戴聖 聖而後能成勞來還定安集之功今臣身處邊方幸賴聖明在上謹具 有可生之望若少擾之則其死必矣史譏劉琨長于招懷短于擔御臣 而之于四方矣譬之久病尪羸之人必須屏絕一切外事專心調理庶 以爲不然現人臣耳擔御之策非遇明主將安所施故有周宣中與之

封年復一年其弊滋甚八堡已冲其五墩臺俱各失守烽火無從傳報 壯軍馬 修邊夫丁一萬六千餘名每年以三月爲期動工兩月而罷調本鎮精 此城中軍士有田不敢種有山不敢樵坐食空城張頤待哺饑死之人 按伏全是虚名屯田之人殺據殆盡達賊直至開原城下人尚不知以 固雖有達賊勢無能爲近年以來選將不問勇怯惟金多者得之邊牆 事仰塵香覽倘蒙採擇施行邊方臣民不勝感幸 撫處事宜除暫免屯糧已經會題外今將查訪過地方應合施行者三 無日無之可爲至危至急之秋矣今欲查照舊規調取金復海蓋等衞 任其倒壞而不修臺堡任其冲去而不報但遇地方有事即便厚斂彌 又曰開原舊額有堡八所墩臺一百六十餘座當時將領得人邊防嚴 又曰訪得海西等衞夷人其部落多者不過數百人少者不過三五十 而遠以次開闢闢一尺則守一尺比之暫來暫去有名無實者異矣 兩月功畢即便散還將原先守堡守臺兵馬發去填實傳報峰火自近 一萬二千督率前去劄爲四營外爲禦虜之計內施畚築之功

能之日十三

多防領下

聞也 不專射微警備差緩而西北則俗仍造北竊發頗多若大舉入寇則亦 貢事雖羈縻勢成藩蔽是以疆塲無迤北之患顧東北諸夷屋居耕食 許論日遼東再貢青冀二州之域舜分冀東北為幽州即今廣寧以西 中則可使黨與離貳蠢爾小夷若猶愁惡不悛仍來犯我邊陲擾我工 舊日亦曾效用若開誠心以招之懸厚賞以誘之上則可使以夷攻夷 則建州毛隣女直等衞西北則朶顏福餘泰寧三衞分地世官互市通 之地青東北爲營州卽廣寧以東之地三面瀕夷一面阻海特山海關 設伏以邀其歸乘虛以擣之用間以疑之多方以誤之敵人不畏未之 作者則其數亦不能甚多當督率三軍邊謀戮力或據險以遏其入或 而向善者亦有又有一種土人俗號爲土高麗者住近開原人素驍勇 衛而獨于遼陽開原設安樂自在二州以處內附夷人其外附者東北 人每入為寇必借人借馬相期數月而後能舉兼其酋長凶惡者固多 一線之路可以內通亦形勝之區也歷代以來地皆郡縣我朝盡改置

不懂俾恩威並立足制其心斯計之上而俘斬論功則第二義也開原 鮮矣故遼東夷情與諸鎮異要在隨勢安輯處置得宜先事申嚴防守 教百姓之儲蓄專制一方者不得不任其責矣 中曾一見之未及岸而逝若今則晏然久矣三岔河南北三數百里遼 廣寧並據襟吭金復海蓋頗稱沃野海上自劉江之捷倭寇絕跡弘治 魏煥曰遼東之地東至鴨綠江西至山海關一千四百六十里南至旅 陽舊城在焉草木豐茂更饒魚鮮自門家委以與虜乃遂進據腹心限 之姦欺糾收驗之抑勒塞請開之貢路禁驛傳之騷繹增臺軍之月給 而屢作屢輟竟不可行無亦有識者爲啓釁邊方之慮乎他如革馬市 隔東西守望勞費道理迂遠遼人每憤憤焉成化以來論者率欲截取 設衛二十五永樂七年于開原遼陽復設安樂自在二州以處內附夷 武初奉表來歸四年置定遼衞八年改為遼東都司十年革所屬州縣 順海口北至開原城一千七百里元季時爲平章劉益高家奴分據洪 人自湯站抵開原隣建州毛隣海西野人兀者諸夷而建州爲最自開

卷之五十三章時第下

也自委以與虜進據腹心東西限隔道路迂遠若復其舊則城堡士馬 長城爲固而廣寧遼陽各屯重兵以鎮壓之復以錦義寧遠前屯五衛 者垂涎睥睨專事偷盜以赴市故馬市交關互以名馬易錦綺數十尺 皆以馳草棘中使衣袴散壞以示不如旃裘之堅善也得漢食物皆去 勞糧亦可省十之三四也 岔河南北數百里遼陽舊城在馬木葉白雲之間即遼之北京中京地 南枕滄溟而金復海蓋旅順諸軍聯屬海濱者足嚴守望東西倚鴨綠 夷爲最自寧前迤東抵開原降兀良哈三衞而朵顏爲最 原之北近松花江之山寨夷亦海西種類又北抵黑龍江之江夷而江 然得尺绮丈帛則寶愛之其富者華服綿繡金珠雜飾以靡麗相高貧 之以示不如醺酪之便美也是故匈奴日強不能制焉今之東胡則不 西翼廣寧增遼陽山東諸堡以扼東建遼之保障困于地之迂遠今三 又曰北鄰朔漢而遼海三萬瀋陽鉄嶺四衛之統于開原者足遏其衝 又日遼之諸胡古山戎也昔者中行說之教單于無愛漢物所得網絮

勢而擅奪之失其心者數矣而又利歸貪猾禍隱疆塲善觀變者覩之 馬可登息矣乃率以紕薄短小之物詒之欺其不見而襲取之威之以 得萬餘匹即軍人無馬驗給而入其值餘以充太僕寄養騎操不數年 此賈生三表五餌之餘技耳今誠得人而理之取椿朋銀以市馬歲可 往者速長家之死數十百人徒手就戮去而復來如魚之思餌鳥之思 獲餅殽鹽酒之勞其甘若飴此侈其心以棄其所長實我中國之利也 萬山之間者曰流民是皆四方亡命流徙自食其力而罔知官府之法 食雖問之使去未能也故善馭之者謹互市之交易可不戰而馴擾之 繁庶也其半爲朝鮮北界及遼金爲郡邑者幾二十餘今以流移之人 禍也故爲之淸杳爲保甲爲之解發爲之類編差銀皆求以治之而卒 者置不問則無以渙天下之羣而有意外之虞繩之以法則是激以賈 又曰維遼之東南崇山大海海有島流徙之民聚其間者曰島民聚于 于未萌是豈可易而忽之哉 無抵于成此其勢有所不能而處之無其方也夫茲地也其在前代至 Ğ 卷之五十三 通防制下

則其人安土而樂生安土樂生而後刑罰教化加焉即不得已而藉兵

建州海西北路山寨江夷西路福餘大寧自清陽迤西抵鐵嶺營堡六 地耳說者欲拓一片石抵椵木衝以廣屯種茲其小者也夫開原東隣 又曰遼之邊隘莫先寧前蓋自紅螺失守興中淪沒退而濱海一錢之 供役數十萬衆可集矣

之北京中京地也今其城垣廛舍蔬圃碓磨尚存焉者顧乃委之草莽 相應營堡城空先計而後隨置之蔑不濟矣致之木葉白雲之間即遼 五六日幷其城堡墩空提重兵以防禦設遊兵以巡警東西合作首尾 三岔新橋之淖寧不計焉若不復南行而直西向蘇鎮北抵山海行可 路不北開原四戰之地也自廣寧師行十餘日吉行五七日遼河渾河

百蓋其建置之初計小遺大迤東迁北柴河沈河有警則鐵嶺不南懿

十有三而墩空敷百自鎮北迤西抵湯站營堡一十有八而墩空亦數

不亦重可惜也哉夫拓邊則有三利焉省兵糧也據要害也廣土地也

消息便利存乎其人焉耳 之入高麗我國家之平定哈納束皆由是道管之還圖欲之奔亦由海 東北境也漢武遣樓船將軍亦浮海而東下迨孫權之于公孫度隋唐 又日粵觀上世遼之通中國者未嘗不由海道舜分十有二州則青之 而南是故無棄置不相屬者山東民運廢自弘治問而海船不通矣且

易集故忘經國之大計而苟且支吾于是遼爲東北絕域入中國者一 無右臂批其左右臂以關兵法所謂死地也且倭寇自劉江望海蝸之 泥丸可塞矣寧前有警扼山海之吭據沙河之阻則永平無左臂遼西

山東之不利于海運也徵解之艱風濤之險也輕齎折色則有司之事

誠使修復運船中嚴程法則人樂易人樂易則知險夷知險夷則預趨 捷迄今幾百年矣墩悄營堡元正虛草莽萬一樓櫓奄至其何以爲備哉 避預趨避則衆習熟衆習熟則上可以供億軍需下可以貿遷有無近 可以設警備倭遠可以備營緩急即東南饑饉轉遼東之粟以濟之又

卷之五十三章時下

意未始不善也積習漸久曠廢盆遊兩寺之卿并除陸轉動以年計以 邊以後事也而說者視爲迂談蓋亦弗思爾矣 又曰遼有苑馬寺統監圉以畜牧有行太僕寺司簡閱以畜馬立法之 盡則疏廣寧火燒橋以達潮河溝引吳家坟汙下之水注之則自三岔 蓋州兼理東南流聚之民太僕駐開原兼領東夷一應機務凡朝貢互 傑之士剔洗而振作之頹網斷領隨手剝落而又侵官生事之謗與此 房寡印烙之肥瘠率多陳迹故事轉相虛應存乎其名焉耳矣間有豪 政多委之他司縱使當其任者日日而治之事事而度之所謂孽牧之 矣由黃泥凹自境外入遼河以達開原老來灣則國初運道也茲又拓 河可達盤山矣由寧前歷右屯剪子河入遼河則河東之栗可達山海 市攻守菊栗之政皆責成之而與其便宜是謂不易局而勝不變市而 無他上下相習而窮不能變也若少變其法以原官量兼憲職苑馬駐 又曰先王聯萬民以比其情于是有井田之政敦其死徙出入守望疾 理斯固安危之機也

常且有侮而况禦外虜哉若檢勘改襲逃移之家勒歸原衛若伍則可 其役而愛同先王奉三無私以治天下也差乎是豈獨遼爲然哉 家若干而以其若干役重藏匿投托之罪則政無頗僻而輕重適均均 以聯其情而後積其羣不渙而情同聖人樂以使民之道也然官復其 射而衛所多逃匿夫是之故多亂民亂政亂民則下欺亂政則上欺居 北無世族而遼陽多大家夫是之故多亂政土官復其戶故奸人得影 不渙不戕夫然後可以教今之為將領爲都指揮子孫聽襲他衛故遼 擊相聞畫戰目相及夫然後可以威敵可以和民可以使之不崩不流 固無足慮然以海西建州女直諸夷往往桀驁難制成化以來議當勦 不過五人至于朝鮮尊奉正朔歲入朝貢視前代獨爲恭謹內安外順 類設衛三百二十八所二十四各授以官職令每歲來朝以羈縻每衛 而有之設都司一衞二十有五州所各二以控制之其外諸夷各因其 王瓊日國朝自山海關以東置遼東鎮周過數千里蓋兼古幽營之地 病焉于是乎安土重遷而公私戮力管子之以內政制兵也使之夜戰 卷之五十二一

達子效順遂徙大寧諸城之人于北直隸而以其地與之義州兩面受 之設遼東都司焉義州之境廣環百餘里東郊廣寧南庇錦州西引大 設伏內則保庇耕牧居民外則救援臺空戍卒小寇入則粘跡斷其歸 敵之區緣邊凡百六十里最要害焉正統初提督軍務都憲鹽山王公 命功臣龍虎上將軍都馬公□葉公旺繇東萊航海來遼招附而經營 者恆以姑息從賊為害論當撫者又以貪功起釁為非然其機緊于本 路大學至則協力助爲聲援在彼有腹背之虞而在我有犄角之勢又 九皐乃箚立馬營堡每堡守以餘丁五十人小官一員城中官軍輪番 寧大寧諸城亦一都司也惟北野與廣隧耳永樂問朝廷以朵顏三焦 國之地矣秦漢以來或得或失我太祖高皇帝掃蕩腥羶混一四海爰 兵必欲視順逆之勢得剿撫之宜而處之不差斯亦難矣嗚呼金起女 直據中國遼東邊備其可忽哉 凡在城官軍每一至邊有所止宿而無暴露奔馳之苦垣塹臺空一有 □□□日義州古日義州在醫無閭山之右有虞封十二山時卽爲中

余公宗周俱汲汲以修建營堡爲保邊首務日大清堡西南堡同大寧 起激爲己任巡撫督理軍務山東張公用和巡按閱實兵備侍郎江右 業荒死亡流徙何斯民之不幸也弘治庚申參戎襄平韓良弼慨然以 **膚患大作始而窺卒攻臺空以疲敝我兵馬繼而掠耕牧竊屯堡以戕** 遂因循而廢棄焉弘治六年參戎金臺王銘修建天清一堡填實官軍 報邊禦虜久安長治之要術也自後以北虜入寇暫撤官軍以避其鋒 大康大安定南躺年而皆以次就緒每堡填實多者七百少者四百人 害我人民已而擁衆深入掩覆官軍以蹂踐我土壤雖書行官道夜宿 壞缺營之軍丁即時補治無久壞大壞以致調夫勞瘁死亡之患此實 青榆林大安绥遠今五堡新名則張公之所易也 以守之自是聲勢聯絡內外倚伏邊境無虞六堡舊名清河義寧鎮虜 俱軍舍餘從焉于是授以附堡田上使之耕且以漸包砌而擢賢能官 園廬者猶不免焉嗟呼虜寇之勢熾官軍之氣沮賣腴之田棄農桑之 五百餘尚在丘墟榛莽間有識者嘆嗟而已弘治戊午以來邊備盆弛

賀欽曰往年東人屢欲展遼東省奪三岔河之北老虎林謂其地沃饒 Ħ Į 卷之五十三一五五五五 h

之事以殺吾邊人乎且東人之所不安者患在無政以養之耳非患地 強弱如何民不聊生倉廩空乏守其見在者可矣奈何爲此好大喜功 耳自廣寧至開原甚遠雖督明重臣亦往往惑之嘆曰今日視祖宗時

者過于責備謂必使虜不入入而毫無所失乃可論擒斬功何言之易 中文定公日遼左邊長兵寡虜日夜伺間而入得保全城堡幸矣而言 古人之所深忌者也

也書生不知邊事輕搖筆端徒增一哂耳

狹也或者勞力而成爲利幾何而兵連禍結寧有已時況時詘舉贏尤

故饒虜獨牧其中東北則犯開原東南則犯廣寧中則犯遼陽海州誠 遼左腹心之害云 其地介廣寧開原間相去五百餘里而今夾河爲塞紆行八百餘里地 申用懋曰查舊遼陽在邊外西行二百里至廣寧東行三百里至開原

又曰遼故沿海屬山東自金州旅順口達登州新河關計水程五百餘

又日遼東東起鴨綠江朝鮮界西抵山海關南起旅順北抵開原外邊 是坐困矣萬曆二十五年以來議從海運的東征士卒其禁稍弛而旅 牧東北有建州毛隣女直等衞西北有朵顏福餘泰寧三衞俱互市通 邊影而嚴冬冰結即河東亦闌入焉萬曆癸巳以來朝鮮被倭出師往 城自洪武壬子淪于夷全遼始兩岐矣河西地近上蠻潛引諸夷時為 九百餘里三面瀕夷一面阻海雖山海可內通中有三分河為遼陽舊 里而海中島嶼相望遠可百里近止數十里舟易停泊先年山東歲運 瀋陽鎮靜清河懿路長勇中前店山長安沈河西平中左所慶雲武靜 貢查得遼陽前屯開原義州寧遠錦州鐵嶺鎮武廣寧中後所中右所 接遼左驛騷迄今未已蓋虜與倭兼備云境外有虜酋土蠻等部落住 順復設遊擊以防海彼此相通擊援易及雖則為運實所以爲防也 百 趙憲副三聘爲戶部監飾遼左日廣寧北有牽馬嶺道迫陿騎過以下 廣寧右屯鎮西清陽俱極衝者 以給運量數有無彼此兩利嗣因亡命竄入海島為患設禁始嚴違自 1 Ž, 見 鉄 通防放下

一卷之五十三

虞延虜入室乎其後虜果從其地內犯衆乃服公先見 或議開之以度諸乘障者公曰此一綫之路我能往虜亦能來開之不

較獵于遼陽廣寧之間北踰肅慎東瞰鴨綠指點山川閱歷險要凡三 皆以筆研定交問習騎射最驩余旣下第遂爲平津所館穀間從三君 歲己丑余移家金臺小侯西寧宋君世恩平江陳君佳胤李將軍如松 附西園遼東圖說

補牢計亦未晚愚而于慮亦有一得彼肉食者愼無以杞憂嫠恤而唾 越月半皆寢食馬上因做鄧仲華之聚米為遼東圖而詳著其說以告 地也逐次第圖中諸說以著于篇 此圖于塵笥中有請而閱者亦間出以示之嗟今之日中余之言亡羊 防遼之枕上過師者戊戌冬余方通籍西省時肅慎氏且蠢蠢動矣欲 建笆最狡知廬居兵至二萬得訓練之法又築立城堡防守甚嚴假互 以此圖疏聞終上機宜妄有請缨之志輒爲當事所沮然老驥伏櫪鍼

市以私通遼人而復陰結宰賽諸夷人以寇邊乘間竊發欲收卞莊之

首尾牽制左右受攻將請死不暇敢逆我顏行哉有謂得此不無增兵 毛隣野人之黨無不受其茶毒者亦以威脇服之耳如欲問哲之罪當 其家口五六十皆以射爲生往來臨邊不絕又西十餘里建齒所設中 者誠得之人將放死守之矣距建州西去五十里有鴉鵑關從橫江直 鎮之又何有增兵增帥之煩况諸山有無窮之產正遼人窺之以爲利 增帥之費愚意此地既復則舊寬奠等處皆爲腹裏即移寬奠諸保以 機朝鮮以闖其東檢養逞諸夷以闖其西同時並舉相爲犄角使奴酋 乘此間隙之時一軍出撫順一軍出靉陽一軍出寬奠直濤其穴而又 取諸部所得之物遍觀之悉取其善美者以盈己欲而後分給于下卽 利誠叵測可慮者也按奴酋不和于弟又不能恤其部落每市賞回义 軍張海頭目千古里木牛籌住牧于此相距數里亦建夷部落猛住赤 自不得垂涎于此矣又距建州西十餘里爲建夷部落虎失住牧之地 抵發陽僅十八里若于此築邊牆一堵則諸山千里悉屬我有而奴酋 那諸寨住牧家口凡四五十離邊二十里每令猛崗頭入市又南十餘 卷之五十二一是時前下

鎮江城即九連城也去鴨綠十里而去邊稍遠兵馬二千可以自固西 六十里至湯站堡自此而南稱腹裏 博其妻及長子以去惟次子奔投廣寧所宜急論追還以固外藩 南關者奴兒哈赤之西界爲猛孤字羅地亦海西部也近爲建夷所噬 東去十里爲寬奠城去邊亦三里舊兵三千新兵五百近爲極衝 里自此城失而諸虜住牧其中以致道路阻塞不得不遷其途至七百 舊意陽城在廣寧極北未失此城之先從廣寧逕至開原堡僅二百餘 援于我上即江夷被奴攻而遁者 爲白羊骨金白失奴的責其負婚責其匿婿卜台吉構屬尋兵金白末 新與宰賽聯姻而不得頻頻往來合力者以三家爲之中阻也養逞孫 此哲舊與建夷爲婚媾近以互爭猛孤孛靈之地遂爾成隙故奴首雖 北關者在南關稍西為養家奴逞家奴白虎遲等住牧之地出沒之所 錢陽城去邊僅二里舊兵一千新兵五百稱極衝之地但山險難犯又 里亦建夷部落即麻子王加奴張滿奇張乃奇等住牧之地入市甚近

沙嶺堡北距鎮武堡六十里去邊二里無兵可衛無險可依軍民五百 諸堡屢受其害 境而以開原遼陽之兵翼擊之仍令劃鎮士馬爲之聲援則虜必烏驚 者垂今舊疆力圖恢復當求盛夏虜皆畏暑之時以廣寧之兵一壓其 餘里而沿途墩堡愈慎戍守愈衆是我內地盡爲外夷所據矣倘當事 云危矣但其地貧無足掠者故虜亦不至 以防其復來則遼其永固而東又增一藩離矣舊遼陽城之北爲宰賽 魚散矣然後即鎮安鎮遠堡之兵將以守舊城更多置戰車精造火器 杏山驛兵五百軍民四百餘家 餘家又苦于無水難耕 自盤山至三岔河之西為西寧堡皆依河為邊號稱極衝又苦無水亦 河之源頭爲長漢等八家達子住牧遊獵每從鎮靜堡求賞亙市所降 抄花卜台吉顧把冤兒煖冤伯牙兒住牧之地常為邊患又西即三岔 Ī 松山所號小衝兵五百軍民千餘家 测用 卷之五十三 遊坊前下

六百軍民八百家亦可以自固 中固城在開原南四十里西去邊二十里東去邊五十里兵三百軍民 鐵嶺鎮東西去邊皆五十里有兵三千軍民萬餘家守防最宜慎也 **沈河城北距鐵嶺三十里雖東西降虜但有高山西有宋家堡邊牆兵** 兵年例銀一十六萬二千九百九十六兩客兵銀四萬兩 遼陽城離邊六十里稱極衝之地屯糧二十五萬三千二百零一石主 連山驛北去塔山所三十里南去海入里去邊二十里歹青住牧之地 獒路城西南距蒲河城四十里兵馬七百軍民千家 但城堅可守地廣可屯 塔山所南距寧遠六十餘里去邊二十里最衝兵一千軍民四千餘家 五百亦極衝者 亦稱極衝 可屯

從宋家堡至鎮北堡凡二百里近日熊按臺廷弼所築邊牆誠為遼東 從旅順海口北抵開原境外凡九百餘里 市之地防守稍弛虜即中之矣兵三千軍民萬餘家稱極衝者 之利然必相繼修葺乃無傾圮之患則遼其永賴矣 開原三面降虜爲孤懸之地今西北得倚邊牆爲利而東之廣順爲通 前屯衛東北三十里有沙河驛城堅可守地美可屯中前所離邊十五 慶雲在開原之西一帶皆稱最衝今改設遊擊以鎮之舊兵五百新兵 **虜出入之地號極衝者** 中前所東北十八里爲高嶺舖無兵止軍民三百餘家地美可屯 可守而地多肥美實可屯之處 里西距山海關三十五里稱極衝之地兵五百軍民千餘家但其城堅 山海關東去五十里爲前屯衞兵三千軍民六千家去平川三十里爲 三百故又造小城以居之爲宰賽等入市之屯 中右所去歹青僅二十里去海三里兵一千軍民二千家地廣甘美爲

卷之五十三

最衝者地廣人少可募以屯 按遼之傳峰有未盡善如廣驚東則宜傳之東可也乃今一處有警處 寧遠城去邊十五里北皆大山為鞋子出入之所去海三里為極衝之 中右所北去三十里至東關驛無兵止軍民三百餘家去邊三十里稱 乎必做剷鎮之傳烽乃得 地兵一千二百餘軍民二千餘家地少荒蕪城可自固 按全遼兵馬原額馬步官軍九萬四千六百九十三員名今實在官軍 處傳烽而全遼士馬爲之雲集倘虜有聲東擊西之狡得無狼顧之患 按夷虜之性最不可測其虜之來歸我也止宜以恩結之使戀戀不忍 可屯之處而城堅可守 八百七十五匹 虚實而爲彼之向導反將逞志我輸也 舍而後可倘爲之將領者恩不足以固之則旋降旋去安知不我于之 八萬一千九百九十四員名馬原額七萬七千一匹今實在四萬二千

潰然後以伏兵掩殺之則我有全勝之謀而彼無逃遁之所矣且虜性 按兵法曰毋恃其不來恃吾有以待之虜至而後備亦已晚矣彼虜凡 人其臺之高者在山之巓而薪水之苦必竟日乃得一往還則其人已 大舉我之採聽者能知之幸月之前或一二月之前我測其必犯之路 法以恤其苦當議增糧之說以償其勞當嚴清補之條以防其疎三者 倦于薪水豈有精神爲之咱守乎其疎虞大可慮者愚意當行番休之 三四人其間或有逃亡者或爲虜掳去者不爲勾補致一臺僅存一二 按遼軍之苦無如守臺者以其糧與衆同而瞭望獨苦且一臺之中僅 不然見冤顧犬亡羊顧牢鮮克有濟者然此法豈獨可以救全遼推而 于失利之處必不再犯我處處誘之在在創之則虜之逆萌將自銷矣 墩堡設以空營之法待其來時衝動旗自舉鼓自鳴火器自發虜义驚 而伏以倭弩火炮毒煙之類使彼一踏發其機虜自遭創又于所必掠 備而後無獨苦之病亦無弛怠之憂者矣 行之則各邊可晏如也 Į

着之五十三

哉 按海運亦實邊之長策往間行之而遼受其利其後或以風波之險遂 從登萊至旅順曾無傾覆之患而遼之物價稍平倘復海運則易于陸 議革焉愚意誠得舟師之善操舟者且能履險若夷如近日貨船亦每 輓數部而遼寧無少利耶 豁罪民次廣召募如能開百畝則授以百夫長千畝則授以千夫長之 類不數年間蕪穢皆成沃壤矣以土之兵食土之毛又安有不足之忠 可種者甚多而棄之荒蕪若是致廑當事之憂虞愚意當首復鹽法次 按屯政爲籌邊之首務而其壞也以鹽政之廢也愚見全遼之間肥美

附己未西園開遼警詩小序帑金為也

李公夢陽秋興詩有和戎劇戎急備遼東之語不幸而中矣余居常謂

按遼之買馬多取足于宣大以致風氣異宜水草不服逾年而斃愚見

遼多善馬即取之土產亦自足以衝虜何必拘拘西馬之名而徒費于

宰賽故嘗羈縻于我啖我貢市之利數世矣而婿于奴亦從其類耳間 **蔽罪于諸公之不能守也當事者以爲何如** 若市關然人擎拳矣我束手乎故撫順開原鐵嶺相次告遺余終不敢 飋去安知不爲翕侯信乎歲己丑余家長安李將軍如松數以稱詩從 惟翁婿之情兒女之態攢刀雖誓同穴難忘胡思日深漢思日淺飽而 者為王前驅固不必拒今復歸奴軍府亦不必追蓋狼心終異鴞目可 其阻如韓淮陰之拔趙幟奴雖善戰有不狼顧者吾不信也第瞻綠新 金峙芻窖粟如坻如京而將不勇兵不精馬不良墨守固堅輪攻更巧 及之近有動貴疏言守不宜戰者此與耳食何異夫鑿池築城如湯如 軍尚須借箸金城方略殆非可言詮也 一矢相加遺哉今之上策往駐一軍于鴨綠江頭以躡奴酋之後或深 奴酋蠢動繇守邊者不得其人耳李廣守雲中射鵰兒不敢近塞何至 可與和旨哉直指王公之疏遼事也宋之病不在和而在不守余莊誦 見嫌 遊防療下

Ę

23 P T L - 1.1

戰守和三策合之則並美離之則兩傷故善戰者始可與守善守者始

漢如李陵之紿司馬遷也誰其信之嗟嗟旣鎔雜于靡蒸屈原興嗟夫 頻呼而前非樂毅後皆騎封遼不可支矣倒戈價師尚藉口于公圖歸 此肅慎氏也余笑而問居矢今三十年遠矣不知此胡尚無恙否第養 庭霜已履矣懷晏安而飲酖毒雖欲分謗其可得乎今樵蘇後費庚癸 奴酋包藏禍心非一朝夕第漢過不先耳車輛之削所利幾何羈然不 虎貽患將軍之目其能與乎 余遊時有胡雞甫數歲爲將軍養子攜之長安即中嘗孩之而語余日

交不得合又曰其次伐交兀良哈業已耽耽阿哈亦且蠢蠢五間其可 友萬公世德總督蒯遼與順天巡撫李公頭實戡定之于是伯酋悔罪 叩關以長安之例為請遼復貢市孫武子曰霸王之兵威加于敵則其 申江夷常通兀良哈寇遼而伯牙兒者乘間竊發遼遂大困歲辛丑余 奴酋數為遼患以江夷為犄角而江夷又以阿哈諸夷為爪牙嘉靖戊

用當事其蚤計焉

女固為悅己者容耳我實有雀我則鼓之酋不爲叢雀將焉往楚材晉

芳草懸金市骨藏袴待兵當有窺左足而先應者奈何驅東南摶沙之 將種也人不失地地不失敵可以百戰而無一失嗟嗟十步之內必有 之敗也見垣一方者能不望而走乎嗟嗟一枰之內下雹流星奪角衝 市人以當西北浴鐵之狡虜乎 之以南兵禦北虜以召募代土著是以羊禦虎以卵投石旣無一利且 不使夫樵當問山漁當問海南北之不相便而不相爲能即一童子辨 武子曰不用鄉導者不能得地利吳子曰夫人常死其所不能敗其所 不敢問明日棄一壁不暇顧余不能保遼之終爲我有也岌乎殆哉孫 今之談邊事者皆极敗矣然表裏虛實之弗知君臣佐使之雜進是益 如入無人之境遼雖金城湯池與奴共矣遼之幅員幾何今日失一城 清河城右為蒲河城而懿路城沈河城分距其後皆必爭之地也瀋陽 少乎若棄瀋陽而守遼陽余竊三嘆夫瀋陽距遼陽三十里而近左爲 有百害即孫吳爲將亦難倖免者今齊趙燕秦之間如馬如董兩家皆 不守四城復爲我有乎奴破開原且能越中固城而取鐵嶺四城不守 耆 观見蜂 多防禁下

色と丘十二

嗟嗟雖鞭之長不及馬腹奴酋戎心得無啓乎班仲升日塞外吏士本 彼此亦何常耶問者朝鮮從師未聞吉語或瘡痍未起故關志不堅耳 非孝子順孫水清無大魚矣方當聞鼙鼓而拊髀乃以兵家常態輒棄 倭已數年矣當事置而不問豈歲貊之疆方復師徒不宜煩與抑疆場 外夷奉我正朔者唯流球為最謹蓋不侵不叛之臣也不幸而折入于 半月足食足兵無便于此魚腹是虞鳥餐問顧肉食者鄙矣天不厭禍 朝鮮市場沿橫江而北直達于古里木牛等住牧之地風汛不愆計程 按自膠萊導成山派石河驛抵遼陽旬日之程耳又自石河轉金州入 行而下賴戈船尚未繼進豈對壘不暇于探穴束馬亦捷于揚帆耶余 之慮遠矣是役也悅中數聞量沙難再海運之議當事者業已稍稍舉 稅駕之所乎嗟嗟天生五材誰能去兵宋子罕之慮亦遠矣 奴而厭兵伯牙兒之故智有豸焉異日者晉楚之從交相見也其當事 余論海運詳矣具疑耀中今蒯遼餉運尚存遮洋一總載在令甲祖宗 關南風不競安得起于公于九原與之語刦

盜嫂受金而未遇無知者乎故得百廉將而不勇不如得一勇將而不 獨不一及屯田惟尉繚日量土地肥饒三立邑以城稱人以人稱粟數 余讀六韜三略司馬法及孫臏吳起尉繚諸葛孔明諸書其言具備矣 時歌每每皆肘腋也趙營平處此必不至棄沃野以資啓疆余壯其言 之餉運艱矣大司農摶手仰屋徒自苦耳今靉雲寬奠之間灌莽彌望 孫武所云務食于敵不必飛輓耶李將軍如松數爲余言鹽法旣壞遼 語何以田田何以屯未槪聞也豈當其時師行糧從無煩賭峙抑皆如 廉旨哉斯言敢告軍正 帝常下令求賢曰若必廉士而後可用則齊桓其何以霸也又曰得無 管公懷理周公用張公居正石畫深謀纚縄具在不可覆按乎第是役 **嗟嗟亦孔棘矣勝國虞公集遼東屯田之議及我朝葉公盛胡公世寧** 余居長安浴佛之日數從諸同曹為高梁橋之遊也寶馬香車在河之 也慮始固難樂成不易前膝借箸請以異日 Ī 將豈以出萬死一生徼幸尺寸者必欲如隆準公入咸陽時耶魏武 卷之五十三

埃如叢臺夜服曲水被蘭佳麗遊觀太平有象矣而兒童走卒往往胡 三盆河渡江僅百里耳虜騎飄忽如風雨秋高馬肥冰堅可渡以一臂 蓋復二州全遼之胸腹也沃壤繡錯距奴酋住牧雖有山溪之限第從 胡余竊裂皆咄彼氊裘奈何履端俾其瞰室此嫠婦之恤周亦有之嘆 俗抑趙武靈王亦足效耶今閩粵之問亦復以鬱壘之役往往圖畫番 貌胡服闐縊原野即童心貴介間亦效之豈是日也佛爲胡神故仍胡

不備則無所不寡旣分身而東顧全遼復分身而南顧的道竊爲當事 义為奴助臂而乘虛竊發後爾揚帆能不震躁乎埃人之言家古營前 濱日·本相望鷄大相聞間者關酋之役彼未屬饜何嘗一日心我卽未 而轉遼陽拊我之背以一臂而轉蓋復割我之胸何以應之況蓋復之 者不下咽也 大青山下一徑十日便可飲馬臨淄則江淮且騷動矣孫武子曰無所

奴酋為逋逃主十年於茲腹心牙爪實繁有徒非我析公則我雍子即

當事者沮不得上今何如也一嘆一嘆 能囊乎惟鴨綠一軍萬全最勝置而不講非當局而迷亦望塵而退耳 之計也轉而躍之可使過額能豬而蓄之可使安流乎水不能堅沙不 有當事者堰渾同江入三盆河經虎皮城以限胡騎差得息肩此目前 來十年之間卒不得奴一人爲渾邪如把漢那吉以釣我趙全九人者 走日白面書生無故發大難之端令人閉目不敢讀掩耳不敢聽遂令 余居西省日曾疏言奴酋十三事當事者以示樞臣蕭公大亨輒鶩而 此其故又難言之矣 月以誇示我泛使安知其不爲回紇之登里乎第我可以往彼亦可以 魔居且火食華衣華語聲妓玩好更俗于華至烹天池新茗于春正之 室豢養子女國遂衰耗則我之逋逃實基之也今奴酋已藪逋逃矣且 敗豈皆釁勇嗇禍足性求名之罪乎余讀唐書回紇之有國也其人朴 **愿物力堅忍故聽健善戰難與爭鋒及登里可汗一通中國而盛飾宮** 四方逃死皆非卿材然下喬木入幽谷此其故難言之矣間者劉杜之 卷之五十三 過防前下 ተ ለ

潛于九天潛于九地可露章乎吳子曰善將者如坐漏船如伏燒屋又 視朝甫嚴鐘而虜已告遁矣嚴徐二公能用肅皇帝如此夫兵詭道也 中外心實揣揣倚陛下而重得一蹕聲若亢旱之得雷霆寧驟也次日 幸一出視朝上不答徐公階從臾之上曰可爾得無驟乎階曰虜鴟張 信此三者皆人傑吾能用之余謂高帝非能用三傑乃三傑能用高帝 漢高帝置酒雖陽南宮與通侯諸將論吾所以有天下者子房蕭何韓 廢壘而以大寧地內屬非識時俊傑不足以語此按戎索而問舊疆毋 左右手耶歲庚戌虜薄都城時世宗肅皇帝方垂拱淵默嚴公嵩曰上 耳高帝不爲三傑用足安得躡耳安得附一二日不見安得輒怒如失 益障戍守艱繁全意且坐困矣嘉靖間岳公倫欲徙朵顏諸夷于開平 日此亦白面書生之談也 日用兵之害猶豫最大三軍之災生于狐疑存亡呼吸非可日夕待者 冤煖把冤伯牙兒入而住牧其中遂不得不迂其途至七百餘里增陴 遼陽舊城之未失也廣寧至開原瞭守相望止二百餘里而已自顧把

日露章能數日候命乎語曰三日不見其間容刀家庭猶然况簾陛

非膝前雖三傑復起安所得高帝而用之嗟嗟天威不違顏咫尺漢室 乎况戎馬生郊而不虞之薦至乎若朕不聞聲事鮮庭决見必因鬼席 **元勳自當歸之三傑**

稱有疑焉徵調騷然幾半海內一投醪則蟻附一執殳則獸駭豈曰使 出拮据需以歲時而後即戎者今釋筆橐以請長缨計當不介而馳剪 陳隆中出而鼎足立朝方登壇夕即摩壘未聞祀梓羽毛犀兕丹漆四 鶴鶴實有禄位餘焉能戰乎是尚可爲國乎更可疑者磻溪起而牧野

家奴白虎遲輩三家者奴酋之婚媾也自猛孤哱囉之爭啓而交始絕 此後食居然舌戰豈欲十年教訓如衛文公耶北關之內有養家奴逞 彼二**哲當不負漢者或與之邢以爲子靈或與之苗以爲實皇或置之** 望亦絕矣然出幽遷喬必不中變而同宰賽且口深奴隙自保漢思嗟 故宰賽唯新婚于奴酋而三家者中斷其道卜台吉輩復中構之于是 白羊骨金白失二酋往往見困于奴亦往往求援于我自北關一失其

Z U

見後

.

毒胺前下

戎車之殿以謀申息此非陳曲逆所爲禱祀而求者乎金白二酋養逞 一卷之五十三

魏煥日創州一邊拱衛京師密邇陵寢比之他邊尤重三屯營居中爲 支屬卜台吉江夷也 薊州鎮 往行買 削言

本邊重鎮東至山海關三百五十里西至黃花鎮四百五十里我太祖 附乃徙大寧都司于保定置營屯等衛于順天以大寧全地與之今止 又日薊州東至山海關西至黃花鎮爲關塞者二百一十二爲營堡者 **虜不敢內侵三衛者以此今棄此而守內邊失地險矣** 守內邊邊人謂外邊山勢連亘千里山外撒江環邊誠自然之險也北 海關增修關隘一道為內邊神謀遠矣永樂初因兀良哈三衞部落內 遼東宣府東西幷列爲外邊命魏國公徐達于內西自古北口東至山 高皇帝驅逐胡元乃即古會州地設大寧都司營屯等衛外山連絡與

外橫山踏勘圖本甚詳蓋從其計修築外口橫山一帶不惟我據其險 高峙窺見內地虛實弘治間張都御史差指揮薛亮帶夜不收出邊將 百里夷地一區可田千頃乃在腹裏外有橫山一帶止百五十里相連 防守其庶幾矣一內邊東自龍井關起西至黑谷關止邊城磬折計六 勢難爲仍守內邊必從邊人長計據險要修牆堡增墩軍盆邊糧以嚴 近內邊曲而遠從國初長久之計惟在驅三衛復舊制以守外邊若事 又曰自來論薊州邊者皆謂外邊山河並險內邊城堡疎夷外邊直而 舊制更相防守 害營但肆爲觀望嘉靖十八年巡撫都御史戴金題後該本部復仍如 鎮焉關設于外所以防守營立于內所以應援本相須也後關獨當其 蘭峪密雲縣黃花鎮以管攝營堡謂之關設守備都指揮五于山海永 有地可耕且以守六百里之人堡移之守百十五里豈不省且便哉又 平選化薊州山河以管攝衞所謂之營設總兵官一員于三屯營以總 ij

四十四為衛二十二為守禦所三設分守參將五于燕河營太平寨馬

真自然之險 據致任參將周楫稟議橫山一帶舊爲我軍架砲之所山外撒江經流 卷之五十三 1

戴金出邊巡視欲將山外可攀援之處塹崖削壁山項以內嚴令禁長 雖修壘二次皆碎石乾砌遇水則衝虜過卽平其何以守近年都御史 又曰內邊山雖斷續險處亦多但山外攀緣易上山空水道處所每年

營州等衛而封寧王與遼東宣府東西並建以爲外邊又命魏國公徐 許論日蓟京師左輔也太祖既逐元君乃即古會州之地設大寧都司 透之制更添墩堡以備防守此亦至計也

林木岑鬱仍燒磚補砌山口水道使連旦如城險不可踰亦如陝西各

達起古北口至山海關增修關险以爲內邊太宗文皇帝靖難後兀良 于順天境而以大寧全地與之投官置衛令其每年朝貢二次衛各百 哈部落內附乃改封寧王于江西徙大寧都司于保定散置營州等衛

聲援絕矣正統以前夷心畏服地方寧謚但令都指揮或都督於喜峰 人往來互市永爲藩籬即朵顏泰寧福餘三衛也遼東宣府自此隔涉

尤爲虜衝作橋則浮沙難立爲塹則張水易淤都御史洪鍾雖曾設有 募爲兵此亦一策古北口潮河川俱稱要害而潮河川殘元避暑故道 等衛之戍空名無實此其單弱極矣議者謂更當增成而關外閒田可 侍智者而知黃花鎮擁護陵寢京師後門今本兵逃亡止餘二百河間 求添頁把兒孫深入擴掠動稱結親進北恐嚇中國參將陳乾魏祥俱 緊逐起正德以來部落既藩朵顏獨盛陽順陰逆累肆侵噬花當則脅 命都御史鄒來學經略之此後因而添設太監等官而夷情亦變詐不 幾可以久乎喜峰口三衛入貢之路撫賞諸費久累軍丁近開取諸馬 關戌勢孤難守今須塞川大建石墩數十令其錯綜宛轉不礙水落庶 以重兵前後陷沒他可知矣故三衞夷怕難與往日例論禍機所伏不 遊擊甚為紙緣矣遊擊之名謂居中乘便四圖馳擊也今偏在東隅其 場籽粒似矣建昌營自裁革內臣之後以其兵多于燕河營乃復添設 同然尚未敢顯言為寇也弘治中守臣楊友張瓊因燒荒掩殺無辜邊 期見雜 多防机下 <u>-</u>+-

口密雲等處鎮守驗放別無多官土木之變頗聞三衛為也先嚮導乃

► 卷之五十二

撫住薊州其遊擊駐三屯營若燕河馬蘭密雲三參將則仍舊在以太 為贅員且掣肘矣思當謂蒯鎮在今當重其事權總兵須與掛印同巡 謂之何矧東去燕河營參將止五十里西去太平寨參將止六十里不 平寨併入建昌爲一參將則庶乎體統正而緩急有濟矣且設關于外

、心是故存留京操之土益募土着之兵設險修關嚴烽遠諜選將練兵 營但肆爲觀望耳假令營之提調即司所直之關責有攸歸其將誰諉 又本鎮額兵原少隘口甚多除分成之外消耗之餘所在單弱言之寒 所以防守立營于內所以應援今關營提調既分為二則關獨當其害

不可因其狹求賞雖常格而啓輕侮之心若入境寇掠備禦亦有常法 餘泰寧三衛以示羈縻爲中國藩籍三衛夷人每歲入貢處代有常規 王瓊日京師東至蓟州又東至山海關其地北面山川險阪綿亘千餘 足食明法曲突徙薪之計不可一日不講也 不可輕議增兵而使百姓困于輪輓此守鎮之道也 里即古營平之地國家于薊北設鎮以控制外夷又于境外建朵顏福

爲土蠻牢安吞滾冤等質 六年入通嶺三十入年入潘家口三十九年糾西虜入潮河川者是也 子之后有打來孫子王文黑石炭等酋首嘉靖三十四年犯寬佃三十 又曰大寧等處番語兀灤河套稍南有煞母林稍北有老母林離蒯邊 中用懋曰昌平古營平地北枕居庸東肩渤海西接橫嶺三面皆衝雖 後特設督臣駐節密雲與撫鎭互相控制年來修守漸完南北幷練足 兼防中則開設關口撫賞甚繁西則內蔽營平外扼曹牆潮古庚戌而 徙三衞盤桓遂與虜隣矣遼分十二路轄以三協東則逼近遼左陸海 又日薊鎮為神京左輔國初宣遼聯絡鼎峙三關薊屬內地自大寧內 又遼東境外有虜二枝一名魁猛可一名虎喇哈赤專為難于遼西今 五六百里此地有東虜土蠻住牧在劉東北在邊前屯衛西北相傳王 鎮云東接薊鎮大水谷下幷連口地方西接保鎮沿河口運河地方查 得居庸關黃花鎭邊城入達嶺菓田略灰嶺口俱係衝地 宣薊爲之屏蔽紫荆藉以聲援然外而扼控要害內而擁護皇陵稱重 I 通防的下

がた ランコー・ニー

無鞏固云

塘黄土大毛義院界嶺青山桃林冷口擦崖榆嶺董家口李家口潘家 顏三衞屬夷東北條擦漢腦兒西北條青把都兒大嬖只趕□等部落 東起山海關西至大水谷抵昌鎮慕田略界邊長一千餘里鎮外係朵 住牧查得山海關石門燕建昌太平喜峰松砌馬蘭牆子曹家古北石

司馬臺潮河川白馬關大水峪俱極衝 口洪山羅文略大安口寬佃峪黃崖口符軍石鎮虜關吉家莊黑谷關 往行 yı

宣府鎮

前言

宣府使我公私匱乏不能固守此其奸計不淺有必來侵犯京師之意 城池或剽掠人畜或以輕騎襲我輜重或以人少擾我官軍聲東擊西 景泰元年于公謙日宣府大同地方即日達賊侵擾去來不常或攻圍 出此入彼邊民不得耕種士馬不得休息臣竊料此賊必欲搔擾大同

若不責成于石亨楊洪諸人而欲臣等書生之淺見加以議論則是徒 官陳奏必其上爲朝廷分憂下爲邊境除患不許面爲承順退有後言 計不先定心不齊一彼此異見而將無必戰之心上下隔絕而士無效 爲紛紛而未能濟事也臣材本庸劣叨掌兵機切見方今邊務誠爲危 俟敵既至互爲異同以悞國家大計況耕當問農織當問婢今日之事 進皇上聖斷擇其可行者請勅各官遵守施行若是果有窒礙亦照各 會同計議文飾虛詞務在各出己長直言無隱令石亨等各另具題封 當何處置可得寧妥萬一虜寇侵犯京師或近畿州縣及山西等處地 張義雷通等各陳己見以爲今日虜勢如此之猖獗邊務如此之不寧 死之力緩急之間恐惧大計乞勅石亭楊洪柳溥孫雙衛穎范廣張軌 方當何設法禦敵戰守或除戰守之外別有何策可以安邊保民不須 頗有次第然萬人之命懸於一將將有必戰之心則士有效死之力苟 今朝廷所委任者石亨楊洪柳溥孫鐘衞穎范廣張軌數臣其次則署 都督会事張義雷通諸人今虜勢猖獗邊務方殿京師軍馬雖已操練 - 卷之五十三 麦防前下

魏源親詣彼處相度形勢築立城堡調撥精銳馬步官軍輪流守備以 若賊寡則有寡不敵衆之心不敢輕進勢衆則有腹背受敵之患不敢 等之人深知嚮導是以被擄軍餘王春等入境奸細由此進入其原立 軍餘俱由彼處出入前去爲石等營盤運糧米被達賊搶擄者甚多此 軍馬匹歸併葛峪堡操練此因靑邊口張家口西陽河等處城堡係緊 青邊張家等口中間多有通行人馬去處正統初年該太監與安尚書 慮所可慮者惟宣府而已竊照宣府迤北沿邊一帶大小白羊口當各 深入又有都督孫安在彼提督號令頗嚴官軍知畏縱有警急亦無足 據險以固守照得獨石馬營等處城池形勢險監官軍頗多戰守有人 李公秉曰臣聞制勝之方固莫先于講武以練兵安邊之策尤莫先于 廢弛及照青邊等處內近宣府外通沿河十八村等處况往宣府等處 要去處仍前守備不曾歸併後因達賊犯邊前項城堡無人守備俱各 絕邊釁固安人心續該總兵官楊雄奏准將大小白羊等城堡原守官

急思患豫防間不容髮萬一事無豫定倉卒生變臣雖萬死不足以贖

羊等處遺下城堡隘口仍分守備萬全右衛都督江福葛峪堡都指揮 指揮或的當指揮一員專一在彼提督精銳馬步官軍輪流守備仍行 軍便不守只也不防臣竊慮沿途墩臺相離通人馬去處城堡少者四 測不許怠忽以墮賊計務要關防周密而嚴謹隄備相機行事而邊境 見在參將楊龍量帶官軍于墩空添築墩臺以便瞭望其歸併大小白 不係歸併團操靑邊等口緊要去處量撥官軍馬匹仍前修守分委都 濫膺參贊之任義所當言豈敢緘默如蒙乞勅兵部行移鎮守等官將 倘有奸細投間抵除因而入境窺探虛實貽患非輕臣叨居言路之官 城堡即今見存其守備官軍俱存宣府等處團操前項城堡缺人守備 啓賊意臣屢以此事與鎮守總兵等官栢玉等極陳利害商確施行柏 城堡若不仍前復設調撥軍馬照舊守備非惟無以嚴邊防誠恐有以 楊文提督墩臺都指揮梁泰等嚴督該管官軍常川遠在哨採以備不 五里多者數十里縱有奸細乘夜進入守墩之人豈能望瞭及照原守 玉等魚日可行獨總兵官紀廣執迷不從說稱沿邊墩臺俱有守哨官 過防第下

I

Ц

見

能之五十三

二十四

當朝廷北關各路分守參將等官皆聽宣府鎮守總兵巡撫等官總制 馳奏報庶使邊務先得上聞路道不致往復奏抄到部參照宣府地方 遇有緊急邊情除開報宣府鎮守等官知會外仍令臣等本處徑自星 府往回將六百里若有聲息緊急待鎮守等官會議然後奏報到京其 京路道如弓弦之直不過半日程期凡報聲息最爲便當其獨石至宣 鎮守內外參將等官楊洪等遇有聲息便得徑自具奏不敢快事自成 遲悞軍情理勢必至若不預陳下情貽害非細乞勅兵部計議如獨石 凡有聲息報到軍馬應手即可立刻隨具奏聞于分當然若論調發援 化十三年一例禁約不許徑奏臣等勘得獨石至長安嶺過居庸關到 得所守獨石馬營等處俱係極邊衝要重地達賊犯邊速如風雨彼時 有禦寇長策令其明白奏請定奪具題奏奉聖旨兵部知道欽此 無虞仍行都督紀廣從長斟酌如果要害去處可以不設守備本官別 □□□日分守獨石營等處少監吉英題稱會同分守左參將楊紳議 一戰能到本部比年計慮議奏節省驛傳一以爲總制官員朝

魏煥曰宣府漢上谷郡也國初常忠武王破虜于漠北即元之上都設 施行一面馳報廖亨等發兵應援其餘傳報炮火等項常事照舊馳報 等轉行吉英楊紳今後遇有本處達賊入境聽其一面共差一人齎奏 務今吉英與楊紳議奏前情合無行令宣府鎮守總兵巡撫等官廖亨 廷取信得以專制任事一以不使聽受節制官員開旁門捷徑沮壞邊 中乃徒衞於獨石棄地蓋三百里土木之變獨石八城皆破雖旋收復 邊境可求無事矣後大寧既以與虜與和亦廢而開平失援難守宣德 與和萬全出入嘗曰滅此殘虜惟守開平與和大寧遼東甘肅寧夏則 則桓州威虜明安濕寧四驛接獨石太宗文皇帝三犂虜庭皆自開平 開平衛守之置八驛東則涼亭沈阿賽峰黃崖四驛接大寧古北口西 廖亨等即刻處置不許失悞軍情 **險而狹分屯建將倍於他鎮是以氣勢完固號稱易守然去京師不四** 而宣府特重矣今邊人謂獨石不如開平險险可守宣府山川糾紛地 百里鎖鑰所寄要害可知北路獨石馬營一帶地雖懸遠然南阻長安

卷之五十三

表防憩下

守留茂山衛京操之方以益紫荆築李信屯交界之堡以固兩鎮此豈 諸城南路之東西順聖皆稱虜衝警屢至馬東路永寧四海冶及龍門 茂草或勢家佃以爲業然則飽歌騰槽之勢安得而復見哉邊鎮敏壞 六七年者少亦不下三四年今則止數月耳倉嚴僅存瓦樂場地鞠爲 後以備一時參考云守謙曰當謂弘治中宣府各城栗茭之積多至有 其大計矣至以邊儲一節則員外楊守謙所論蓋得權宜之術附見於 綏之將而後有節制之兵有節制之兵而後有疆圉之固籌宣府者此 軍告糧而課則漸不可長况伊爾大同耳目習染可不慮哉是故有撫 十騎而潰關山王經前後陷沒此猶可諉也若滴水崖郭舉之叛及諸 容已乎且宣府之兵素稱敢戰矣乃近年参將都勳出境燒荒遇虜二 易曰王公設險以守其國今考塞垣所處險亦幾盡第時異勢殊有不 嶺虜雞徑下中路之葛峪大白陽青邊諸堡西路之柴溝洗馬林萬全 可不爲之經畫者若曰補長峪城鎮邊城之募軍浮圖峪插箭嶺之防 所則三衞窺伺之地而四海冶上通開平大路下連橫嶺兒又要地矣

此則士得實惠而所省亦且數倍即有重大虜患徵發旁午緩急亦有 之每春夏栗價腾踊若歲例之粟尚足支持者勿動惟騰踴之甚不可 之歲則于歲例招買之外糴粟六七萬兩中熟亦糴三四萬兩俱別儲 綏之節不亦難哉說者謂宜于歲例之外每鎮發銀十餘萬兩遇大熟 六錢又日本折問支此諸邊之通例也然春夏之月禾稼未登栗價騰 亦至此極矣賴國威靈僥倖無事使遇也先火節之變將何以待之司 所濟矣此誠今日之急務而司國計者所當講求云 支持者借支二三月秋熟之後即于歲例內招買者補償仍別儲之如 稍積則始與之本色當其騰踊也銀錢或止易栗六七升或日五升是 踊邊出苦於蓄積之未多也則固與之折銀秋冬之月栗價稍平倉康 按邊軍月餉法曰折色六月本色者六月在邊者折銀七錢在內折銀 則穵運之策可行也此蓋先朝所已試者亦一時拯彌敖焚之方云又 國計者不可不深長思也宣府至京師僅二百餘里有必不得已之事 一月折銀猶不足半月之粟如之何其不饞而疲且至死也欲責其死

亦皆精銳可用馬亦應壯旣出與宣府兵合軍威大振虜營西移住大 居庸時都督劉暉等即統兵出關遼東兵外其營官軍出者不過六千 選將練兵陰仿屯兵細柳之計是年秋虜賊又由大白羊口入寇逼近 這咸寧侯仇鉞都督白玉温恭相繼出征所統皆京營弱兵調遣分布 套為患陝西十一年春復過河東住威寧海子瓊得報即奏請于團營 不得機宜令右都御史叢蘭總制宣府大同山西三鎭軍務牽制太甚 之間離邊不遠常由大白羊口入寇宣府遊擊將軍倪鎮張勛禦之敗 宣府守臣奏報境外虜衆住牧則京師亦當爲之備正統己已虜騎直 二年之間糜費鉅萬未得機會與虜一戰正德十年虜衆西移住牧河 死又由順聖川入寇蔚州等處又過雁門寇太原本處官軍皆不能禦 犯京師由內無備也正德八九年間虜營移住威寧海子在宣府大同 王瓊曰宣府南至居庸關不及二日之程北去虜地近者僅百里許故

議班師虜乃由大同西間道入偏頭關寇鎮西是時延綏勁兵驍將先

同境外劉暉等亦襲而西駐兵大同虜忽起營北去近邊哨無烟火方

已調山西三關內外按伏遂得合兵一戰虜賊大遭剉衄遁去雖曰天

意謂無人謀不可也况自初出至班師首尾統三月費亦不多虜賊自 鎮西一敗五六年來不敢復出山西三關豈非有所懲哉正德十二年 **虜營仍住威寧海子本部預奏設備視正德十一年尤爲周密大同鎮**

葉盛曰宣府在居庸西北其東自永寧衞南口起迤西至西陽河南土 和待奏方發稽遲大同總兵官亦在陽和回遲杭雄等雖遇戰不獲大 巡官啃採分布亦中機宜適車駕幸陽和虜賊入應州遼東兵已在陽 捷惜哉

墩臺隘口八百二十二座處有鎮守朔將軍總兵官副總兵左右參將 參將所統萬全都指揮使司爲衞所者十有九爲城爲宿兵牆堡者共 堡有龍門衛城有馬營雲州赤城鵙鶚堡又有守長安嶺懷來衛中所 山臺大同天城衛界止一千九百七十三里三百二十六步沿邊腹裏 峪常峪青邊口堡六北路口外開平衛在獨石城龍門守禦所在李家 三十二蓋中軍宣府前左右三衛興和守禦所城一趙州大小白羊葛 ā 邊防備下

屯堡五百七十二新舊屯堡編以千文起天字屯堡止於字屯堡通七 路萬全左右懷安保安右四衞城三柴溝西陽河洗馬林新河張家 二堡五南路蔚州衞廣昌守禦所二城又有順聖川東城舊弘州西城 有守隆慶州永寧州後所隆慶保安二州永寧一縣而總爲城者五西 上韋左相八荒開壽域一氣轉鴻鈞霖雨思賢佐丹靑憶老臣豈是池 則知仁聖義忠和孝友睦媚任恤禮樂射御書數文行忠信敬杜子美 百三座增補虜使邊氓往來孔道暖鋪通前後共六十九座編第用字 發軍守戍焉成化元年修飭舊有拒敵僅五十二屯堡七十九新增築 而直隸隆慶衛在居庸糧獨亦屬宣府廣靈靈丘二縣隸大同府則惟 通為城堡者八東路懷來永寧隆慶州左右保安五衞美略守禦所又 七千二百六十一員名實食糧文武官吏軍兵五萬四千八十八員名 中物由來席上珍廟堂知至理風俗盡還淳云各屬原額屯操戰官軍 騎操走遞馬野二萬三千四百人十二匹頭邊儲細糧一百五十五萬 舍餘土兵等六萬六百六十六員名是年報夏季數除逃亡外實五萬

萬二千八百六十七匹二丈四尺四寸綿花三十五萬二千七百一十 十四石二升二合七勺銀一十一萬三百八十七兩六釐綿布三十七 九千二百五十九石三斗九升三合二勺馬料豆四十萬七千一百六 楮寶日南路順聖川西城連接本鎮西陽河及大同天城陽和邊外考 八萬九千一百五十六束一分每束一十七斤重易銀二千五百二十 馬一千五百一十九匹詳見玉音碑碑文所遺則是歲飼牛所餘葉秸 私百需站道以為慰勞行役之費亦擊自是年繼是而有為則月益而 頭地九十一畝得糧一千八百一十二石六斗三升二合衛所以給公 兩四錢七分俱充公用衞所公務牛四百八十四頭地三百六十一頃 地四千一百六十九頃六十畝收糧七萬一百二石二斗九升一合買 入斤二兩三錢馬草六百一十三萬九千六百八十二束六分奉勅管 八十五畝得糧八千九百五十二石一斗三升四合驛站公務九十五 田者是年買補官牛五千七百一頭作一千八百九十八具零二頭墾 是 卷之五十三 養防備下

之田土人利之雖經虜患歲嘗募人自衛而不舍去若復益之以垣則 君會勘議助彼功三之一焉彼固尚爾徐徐爲之何哉况二堡多實腴 堡之北修復大邊築垣三十里發兵守之兩鎮皆有賴而紫荆倒馬等 路添設李信屯守把隘口似矣但西有地名鐵襄門一帶直通西陽河 **虜賊大舉之坦途往年多繇此入犯紫荆關蔚州順聖川等處近年西** 之地而四海冶上通開平大路下連橫嶺兒有不可不爲之經畫者故 徑下中路之葛峪大白陽諸堡西路之柴溝洗馬林萬全諸城南路之 宣府去京師不四百里鎖鐺所寄北路獨石馬營一帶阻長安嶺虜難 樂耕牧之利者雖無兵而守自固也亦何憚而不爲耶此區區于順聖 關可無深入之患矣不然禍豈止于宣大已耶寶爲此懼當告于都御 東西順聖皆虜出入孔道東路永寧四海冶北路龍門所則三衞窺伺 川懷安左等衞芻糧積之又不得不廣也 史王公深然之已當會同總督尚書翟公徽參議蘇君偕大同參議李 邊外平漫無險可恃亦難防守識者猶有憂焉若于天城鎮安寧鎮二

中國元累改爲順寧府我國朝泥一疆宇徙其民于內郡洪武間改稱 徐文靖公曰按宣府乃古冀州所分幽幷之地在戰國為燕趙秦爲上 者此其大計矣 盆紫荆築本信屯交界之堡以固兩鎮修張家口洗馬林西陽和諸處 補長峪城鎮之募軍重浮圖峪插箭嶺之防守留茂山衛京操之士以 宣府宣德中設萬全都司統諸衛所而內屬于後軍都督府宿以強兵 谷郡漢唐以來皆領屬縣石晉時沒于契丹轉而爲金終宋之世不入 申用懋曰漢上谷郡國初卽元上都設開平衞以控扼北虜東有大寧 年聲教所被人物日蕃文軌日盛自有山川以來所未有也 統以主將監以內外重臣遂屹然為朔方一臣鎮歷累朝列聖百有餘 以塞中路之實修永寧墩長安衛龍門衛內垣以扼京後之衝策宣府 東起永寧抵昌鎭黃花鎮界西至西陽河堡抵大同天城界邊長一千 三百餘里移守獨石獨石挺出山後虜犯必經宣之北門胡虜充斥矣 西有獨石以犄角開平自大寧徙與和廢開平孤立難守宣德中棄地 Į 卷之五十三 遊防僧下

萬全石衛裴溝龍門靖胡四海冶馬營鎮安浦水崖赤城新河口新開 騎情警報不明至有與虜通貨入而後報者他可知矣以地利言則議 **虜西近老營堡與偏關近虜蹤出套便涉其境故大同稱難守焉先年** 爲虜入順聖諸路之衝北二邊俱壞虜至直抵鎮城况虜在套中而平 代王外分東中西三路北設二邊拱衛鎭城西之平虜威遠中之右衛 險多大舉之寇西則平虜威遠中則右衛水口等處初設大同府分封 許論曰大同古雲中地東至枳兒嶺西至平虜城川原平衍故無山設 邊政嚴明警備差緩自多故以來大邊已失二邊之內棄爲王庭墩軍 水口等處皆稱要害蓋虜南犯朔應諸城必窺之路也東則天城陽和 二百餘里境邊外有虜酋黃台吉青把都等部落住牧查得獨石葛峪 口膳房張家口洗馬林西陽河俱極衝 大同鎮 前言 往行買

者曰五堡决不可不復高山聚落之戍是宜當增以人事言愚以爲正 瑾之死則是處文錦之事未善而養成之耳今日之事愚又隱憂矣默 之吁可易言哉夫修五堡有三利焉藩屛外固內地獲安一也沃土茂 者數年往歲榆林敦塞說者謂似步和議而不納豈典章未諳耶夫北 紀綱明法令第一義也夫張文錦之敗是彼處置乖方而激成之也李 知耳偏頭寧武鴈門三關各稱要害而偏關逼近黃河焦家坪娘娘難 買吾無策矣夫馬之衰耗弊在各城槍兒此在軍之害當事者不可不 歲運多不及額而屯田又多逋負是故足食之計非例外發銀專官雜 **虜無款難也乃自疑阻然則歲歲侵暴而勞費者是當然耶河南山西** 所宜巫補耳北虜貢路例在大路先襄穀巡撫時三年三貢各邊每證 南虜衝募軍分駐則按伏之費省犄角之勢成無容議矣顧募軍之糧 而致變後人懲噎廢食可乎高山聚落二堡蓋在鎮城兩腋間實爲東 化潛奪不震不驚為天下四方觀聽非豪傑之士吃義之臣其熟能為 田富庶可期二也二邊既復宣寧等縣棄地亦漸就理二也文錦失處 卷之五十三 是防黄下

難矣或謂己巳之變大同徵山西之兵防禦者蓋幾七千今在鎮城止 供薪水門戶之役而坐糜糧餉分毫無益若改成三關給以太僕寺之 半是民壯馬又小弱非太僕寺所兒者扶傷教死之不暇而責以敵愾 羊圈子等處皆套虜渡口往來蹂躪歲無虛日尤為難守今防守之兵 衛所鎮守總兵一副總兵一遊擊將軍二坐營官一統領本鎮并河南 魏焕日大同鎭城高拱完固內設山西行都司管轄東西二路一十五 餘今之道馭今之兵厝火積薪因以爲安吾不知大同所終也 則阻威之不服而思之不感是誠驕悍之習雖魏尚李廣豈能馭之哉 臨時節制又無以宣其威不幸有變遂因而爲姑息之政姑息必疑疑 不誠心以求之是以鎮人至今不能心焉今平日恩德既無以結其心 穀巡撫之日雖不敢擬之古人至裁占役禁掊尅恤調遣優死傷未嘗 人自便是以能用其衆以致匈奴今之邊臣有愛將士若此者乎先襄 李廣皆守雲中尚給士卒鮹軍吏無所不至廣遠斥堠就水草頓止人 馬民壯數千盡爲除革此不惟邊防有賴而所省亦且不資矣夫魏尚

守計誠是也委參將買鑑徒城中居人從事而封以威時重遷者效尤 又曰國初驅逐胡虜築內外二邊牆各屯軍牧膏腴可耕糧餉亦足後 弘賜堡居中復添設分守參將一員屯兵戍守以漸修築則大邊可復 爲大邊各牆堡聯絡以限邊夷後兩邊俱壞嘉靖十八年復築弘賜鎮 備都指揮一十七員以守一方北去鎮城九十里舊為二邊又九十里 春秋二班輪戍官軍東西北三路各設分守安將一員以守一路設守 甘肅遂殺鑑鼓噪附虜文錦招來之繫官旗于獄叛軍復殺文錦輔臣 俱失守棄爲虜地嘉靖初巡撫都御史張文錦議築五堡于內邊爲耕 援鎖寄者當留意焉 川鎮邊鎮虜鎮河五堡于二邊內去鎮城五十里五堡添設守備五員 開後日之隙也五经遂已由是虜寇內侵無虛歲十八年總督尚書毛 建議撫之每軍仍賞銀三兩始定議者謂撫叛則可賞叛則非此所以 塹一新虜不敢近但人稀無積糧耳苟能招來充積使內邊固外邊以 伯温議復築五堡令本邊軍民欲徙者聽人皆樂從而五堡成堡外牆 ă 卷之五十三 遊坊前下 ミナー

猪口入而遊兵百里赴援甚難偏頭地平可馳馬又逼近黃河焦家坪 雲形勢大非昔比矣顧高山聚落二堡在鎮城左右虜實衝焉募兵分 增築鎮邊殺胡丫角一帶增置雲岡雲陽諸堡東西相望臂指相使三 大邊二邊捍虜自東勝豐州不守雲川玉林內遷重邊盡為虜窟嗣後 川前時險塞設關邏夫環成成卒荷戈守吏辦符行者脅肩曳踵左右 娘娘難等處皆虜賊渡口轟多虜患西北冬備河曲東北時時備大同 駐則犄角勢成然後全鎮水為不拔之基偏頭寧武鴈門皆要地往虜 嚴水泉營一帶要區且增撫臣于偏關而以大將駐老營副將駐河曲 森立後禁解網弛廢鍪缺斤左右環立不問誰何况覈符券遂至有虜 入大同川二邊則鴈門當其衝寧武諸營堡不甚險隘虜由喬麥川野 漸而成大同無憂矣 有警則山西撫臣親提太原汾州二營之兵以守寧鴈甚急則調各州 細出入羣來旅往防乎防乎責在關吏矣若扼陽方之口塞甫川之衝 □□□日大同在九邊中最爲絕塞國初于鎮城外分中東西三路設

置五堡之人蓋亦的見各該險要處所果能立堡設兵眞爲我國家億 然而邊民罹殺掳之災戰士遭鋒鏑之慘卒有不可免者先年原議創 縣之兵以過奔突有如先年經略王宗沐酌議尤當蚤夜以圖者又安 璋之險容或我備少失其固一騎長驅直至城下是以從來本鎮地方 史公道日大同鎮城迤北一帶東抵陽和西盡高山一百四十餘里俱 得以三晉爲內地而易視之也 其舉動之間罔識通變重拂羣心事方草創之初輒搆非常之禍自是 萬年永逸之計因而奮迅以爲無所顧忌英見遠慮謀國未爲不忠但 兵將常川防守其追逐按伏糜費額外錢糧以歲計之不下數十餘萬 遭殘蒙患特甚諸邊常年四月以至十月塞草楊發之餘秋高馬壯之 不敢背城南下輕犯倒馬紫荆等關然以一城孤駿天外漫無重山疊 后即以此為胡馬奔衝之會特建此雄鎮猶砥柱之在中流將使虜酋 係平川曠野黃沙白草直與虜境通連故我太祖高皇帝迅掃腥膻之 日縱橫侵擾四流奔刦日無定時東出則西入此往則彼來必須動調 堕尾儿蜂 垂曲前下

落等處地方矣及鎮城東北四十里水盡頭原有舊堡地解殊非險衝 土乾不便汲水仍移向稍東平崗之地則四望豁散戰守得獲矣又紅 關頭北車房等處相拒虜賊不敢似前直犯腹裏擄掠安于等山及聚 可卒至該堡稍西地名南車房土脈肥厚地勢高阜就此創立一堡與 原設鎮胡廢堡四匝溝岔道路崎温如遇虜衆攻圍轉輪救援一時不 聳水草便利可因者因之可改者改之鎮城迤東六十里洞子溝之南 遣指揮總督官梁震前去先年原議設堡地方周詳體勘務得地勢高 召募一加遠近響應三日之間執姓名以願從斯役不下數千餘人因 其自來夫役豐其糧衞以至木料磚石等項一皆預為計算分處停當 奉命總督三鎮軍務前來首倡是舉合衆爲謀籌度兩月乃于召募聽 若兩腋生羽之漸亦將有進圖五堡之機也但以初承兵變之後在于 之談矣先是巡撫都御史樊繼祖增展高山聚落二城而大同鎮城已 之後有聞人言及五堡之事者搖手閉目未敢出聲以應殆色變于虎 事會之達不可遠遂本年二月間時方大虜壓境該總督尚書毛伯温

老之五十二

寺舊保主在鎮城正北當諸邊適中之處原額舊堡規度狹小氣概不雄 三百步軍三百共軍六百名弘賜堡應立把總四員鎮邊等四堡各把 眞有一呼千應之據也又紅寺稍西有張布袋紅土等溝俱係當年暗 况經年歲之久風雨披塌遂成丘土合當開展擴充易舊成新中間多 者四紅寺改名弘賜堡南車房改名鎮遠堡水盡頭改名鎮川堡護村 等處聲勢聯絡賊騎不敢肆然南渡矣前項應設五堡展築者一創修 之賊無從潛地而入矣又西五十里沙河舊堡設在沙河北岸然而坐 堡村正當前溝通會之地于此立堡則東援紅寺北控諸溝一應零星 通賊虜便路不有所處則紅寺雖存未免孤立無助西二十五里有護 增軍馬于此管攝諸路兵將若遇賊警忽至互相傳報從而併力捍禦 三里五分高二丈五尺厚二丈五尺內應置馬軍五百步軍六百共該 改名鎮虜堡沙河堡改名鎮河堡弘賜添設參將處所遇圍丈尺宜用 陷淤泥之間甚非其所乃于河南好女村立堡則北距河險東與護村 一千一百名其餘四堡俱二里三分亦高厚各二丈五尺宜各置馬軍 卷之五十三

養防慎下

三十三

弦以待虜賊一見驚愕知備每每悵快出奔不得以遂貪噬而各該守 緊要數臺及山崗高阜去處兼督守瞭人役加謹瞭望挑艺深閱營整 非輕細仍會置夜不收通事家丁人役數百餘人分投畫夜伏住二邊 **壕築立墩臺各設旗軍啃守則壕塹之深險有以分內外勢而賊馬不** 於管糧郎中詹文光處計日給發而調集到各處軍民夫役口糧俱于 備分投營領料理得以從容就事日有成功其防護兵馬行糧草料俱 以爲官軍夫役棲守之所虜賊不時入犯各該將領督令附護官軍控 即于此地坐驅四五萬餘衆勞數月中間事變或難憶料其所關係有 生一藩籬矣又議得五堡設立處所俱係往昔贼虜常川住牧之境今 可遽入墩臺之密布有以設耳目之多而警報易以飛傳五堡之外又 惟出入未便而守戰機宜亦何所憑應于西北一帶深挑壞塹一道沿 之往來馳驟何以距阻不設眼目則賊之動靜何以預知堡中之人不 **隊官旗舍一百四十員名又議得五堡雖立若于堡外不有隄防則賊** 總一員每軍一隊應有管點隊軍旗舍二員名共該把總官入員管點

逐一布設隨于每墩會同各選官軍六員名令其常川輪流哨守一遇 其各墩應有鍋甕器皿旗幟號帶弓箭盔甲鎗刀火器俱各置辦完全 恤慰勞之意至五月初五日鎮邊堡城完初入日鎮河堡城完十四日 齊力與工不時齎領米麵肉酒分投前去各該工所唱名給散以示存 通判張烈收貯總督軍門原發銀內關支仍于本年四月十八日爲始 城堡以憑會報合兵又弘賜堡稍東南十餘里五堡分中處所一山特 照傳報預為戒嚴收斂一面摘接一人下墩踰壞星分馳報各該分定 **遏土則穵逢石則鑿東自陽和西抵高山俱接陡山一百六十餘里深** 部兵馬分投摘接一半架梁一半協同各路軍民夫役長挑壕塹一道 鎮川堡城完二十八日鎮虜堡城完六月十九日弘賜堡城完各將所 起舊名平山絕頂之上曠然平地膏腴之田連山幾于千頃升巔撫首 有警一面的量賊數多寡張掛青黃白色號帶傳示諸路瞭望之人依 每二里餘築打墩臺一座共六十餘座每墩起蓋房屋二間合爲 一丈三尺叠土爲牆一丈四尺上下二丈七尺寬一丈五尺沿壕外面 Į 一間

一般之五十二

壕塹之內附近五堡土田盡數丈量除將餘地查照近奉欽依內事理 欽遵外先行分撥該路參將五十頃守備每員十頃把總每員二頃每 上五堡共糧二萬一千五百石料一萬一千五百石草三十萬東行令 百石料二千石草五萬束鎭河堡糧三千七百石料二千石草萬束以 十萬京鎮邊堡糧三千七百石料二千石草五萬束鎮川堡糧三千七 已報完督令商人分投召買弘賜堡糧六千七百石料三千五百石草 堡及鎮城之中朝夕瞭望依藉乎此則賊虜出入多寡有無之縱不可 陸續運至收受堆集縱或事出倉卒亦足爲備先于四月內盡將挑入 逃矣各堡公館及參守衙門幷官員大小營房至八月十五日以後俱 馬之處更立一墩臺安置官軍二十員名專一掌管號令常川咱守五 可以舉見卽于其上創一小堡名為會遠中設公館一所以爲會發兵 爲眞的卽可據之進兵援勦况乎緩急之際標號昭傳合散呼斥遠近 四望五堡俱在目中萬一各堡有事于此覘瞭賊數多寡去來方向極 一名一頃共該三千九百四十頃隨復各照員名地畝分給牛具種

三百匹往還按伏截數約算二箇月行糧料草共該用銀一萬九千六 鄉盡皆嘉穀秀實之境會逢比歲雨陽時若遂成大熟今即登場入堡 百二十九雨二項通共用銀入萬九千九百五十四雨二錢二分此條 銀六萬八千三百二十五兩二錢二分客兵官軍以三千員名馬三千 千六百一十七員名馬一千八百匹臣會同管糧郎中詹文光議照以 大同後衛鎭川鎭虜鎭河三堡附大同前衞各食糧五堡主兵官軍三 典一名僉派斗庫入役鑄給印信其召募新軍合將弘賜鎮邊二堡附 管理各堡錢糧詞訟幷查革一應奸弊設有倉塲則當有大使一員攢 處屏翰一方足為全鎮巨防尤宜添設通判一員住劄弘賜堡內專 各該新募軍士俱各攜持妻子安插在內從容坐食亦若安土樂業率 子行令參將及守備等官督勤趁時耕種然而漫草荒沙一望無際之 以生生無窮是期矢死邊陲爲終矣五堡設於大同迤北一帶空闊之 的不可少之數又弘賜堡應設神機庫一所合用一應神鎗佛朗機銃 一年計算本折色月糧冬衣布花四季唷備行糧并馬匹料草共該用

卷之五十三

走防前下

三十五

東北爲雲中卽今大同府朝廷于大同屯兵命將鎮守固足爲太原之 千四百五兩三錢九分已經督令成造給軍外恐未足用必須仍得 既申嚴宣府大同之邊備復奏令山西嚴設守備又奏請遣將出師差 西亦報瞭見境外烟火五十餘里瓊料是歲秋必又入寇乃預爲之備 賊大舉過雁門深入崞代逼近晉城大同諸路兵應援不及虜賊得利 屏蔽然虜自西北為邑而入則大同路遠亦不能為之援正德九年虜 王公瓊曰今雁門寧武偏頭三關在太原北境密邇虜地者也雁門之 千五百餘副方克有濟 盔甲弓箭鎗刀等項除臣自行設處贓罪紙贖等項無礙銀兩動支四 懼是年十月虜賊大舉由偏頭關入寇諸將合兵擊殺逐有鎮西之捷 不必改調又奏提宣府失事總兵官下獄分布旣已得宜人心又知警 大臣督鲌又奏調延綏兵馬過河于偏頭關等處住劄又奏留巡撫官 而出正德十一年春邊臣奏報虜賊大營移過河東威寧海子住牧山 炮各該新軍俱有隨伍居住餘丁一遇賊衆侵擾亦可倂力戰守合用

究自總督毛伯温之主弘賜議也由是鎮城以北商買行矣尚文城滅 突至望蹙蓋集矢如蝟諸軍力戰以免故張文錦之五堡識者恨其不 尹耕曰吾記童時有事鎮城也抵北門不敢出闚觀焉其時北郊二十 西大同併守事宜條陳乘城之目及乘塞之目悉見施行 翁萬達日擺守無險步兵日危列營歷時客兵日費二弊不去予終負 **虏贼百餘年來入寇始遭此挫亦足以少伸中國之威矣** 塞而鎮城腹裏矣然人猶為拒牆五堡危之兹城其經條理矣由是而 **虜九堡以聯其兩翼而後為拒牆五堡以厚屏其肩背則五堡不為極** 西之偏老分之則大同最難守者北路次中路次東路宣府最難守者 備于大同大同需力于山西又言北邊大勢大同最難守次宣府次山 國家也爲安邊書上之日宜罷徵兵于內省分鎮兵于外藩使山西藉 推則宣府之興和不可理而復黑山之垣不可引而直東勝豐榆之境 里許曰孤店者虜日至之巡撫史道之視地形也飯於北極神祠虜忽 西路次北路次東路乃尋昔年修築規搬區別緩急酌量工役及議山 1 Ħ į 避防机下

吉等部落住牧查得天城平遠新平保平守口靜膚鎮邊鎮川鎮羌鎮 昔比矣東起天城抵宣府鎮西陽河界西至井坪抵山西北樓口界邊 胡丫角一帶增置雲岡雲陽諸堡東西相望聲援相連三雲形勢大非 中用懋日大同古雲中地國初于鎮城外中東西三路設大邊二邊捍 虜自東勝豐州不守雲川玉林內遷重邊盡爲虜窟嗣後增築鎮邊殺 震如雁寧入則由代崞而南下矣偏老潰則由保河而深入矣故辛丑 又曰山西在諸鎮爲內地自虜北據東勝而雁寧衝西據河套而偏老 俱極衝 川得勝拒門助馬拒牆破胡殺胡鐵山雲石威虜弘賜滅胡寧虜諸堡 長六百四十餘里境外順義王幷把漢那吉征力艮兀填擺腰五路台 犯澤潞壬子犯太原甲寅犯繁代丁卯陷石州邊患孔棘云東起北樓 口抵大同井坪界西至娘娘難過河抵延綏黃甫川界邊長二百餘里

境外係虜酋扯力銀等部落住牧查得北樓口樓子營神池老營堡草

垜山河會河口泉曲偏頭關俱極衝 中用懋曰板升自豐州灘以西至黃河三百餘里皆板升所據自趙全 撫臣之設亦惟止大同雁門而不及偏老豈談晉事者不察于其內外 是置關增塞偏頭最先與宣大等其後嘉靖二十年虜寇朔州守將戰 王公士性日全晉要害山西初守東勝東勝失而後設總兵退守偏關 左臂偏頭老營居西北爲右臂此山西之極邊也外戶者大同以內爲 輕重之異乎不知此三關者偏老爲邊而寧雁爲腹也大同居東北爲 死當事者虞于內突始退總兵于寧武稱者遂幷舉三關爲言乃至今 伏誅後其餘黨丘富等居之今屬恰台吉分部 外戶以屯重兵進與之戰重門以嚴扼塞退為之守是國初之畫也故 雁門偏老以內爲寧武二關並峙而寧雁以內爲省會故寧雁重門也 I 山西偏頭關 前言 往行 耳 を之五十三 遊訪前下

也黃台吉素懷桀於向以壓于老哲之故今老哲故矣把漢那吉死矣 兵且又顧其孽孫之愛必不以盟約悖此當時諸臣所以能逆料于先 偷情而不知今昔不可以同視何也俺答蹂躏半世壯志已盡老而厭 有議及者矣夫北虜機宜把漢悔禍順義請封邊塞官軍遂一切習爲 撫臣則兼巡寧雁大同有警則出雁門偏頭有警則出寧武以策應之 撫春居省會秋出代州以防雁門則是東路之備可謂詳矣何獨于西 庶邊關無間可乘誠保障全晉之上策也而非憶說也屢年按視諸臣 至于首禍不止也臣謂可移寧武總兵駐偏關而以參將駐寧武山西 虜安得深入重地而不一回顧耶此可為寒心竊恐犬羊因沿踵習不 州之敗虜即從此入蓋欺偏無備不足以斷其後耳使當時駐以大將 老六百里長邊之外夫板升降人潛通內地撫臣既遠人心易搖無以 路則大將舍偏頭關而退守寧武若此之疎乎乃徒以巡撫遙制于偏 虜隔一牆朝發午至而此地又當互市之區為夷使窺伺之所向者石 虜未有越大同至雁門者夫既守在大同矣則雁門之守爲贅乃今巡

戎事暫停工役挑選精銳簡練以備未然勿阻目前燕雀之知誠邊關 安得晏然如俺答把漢尚在之日耶爲今之計宜動各督撫着實修舉 操則與手不相習筋骨久而不用則與勞不相習事變不常戎心叵測 窳即向時超距之士止以備修築工役而精銳無餘矣夫器物久而不 事而爲之備則緩且無及聞之邊關之上十餘年來長技棄捐士馬苦 吉造逝此首新握其衆狼心欲逞風雨飄忽宣大二邊多事方始矣臨 肯以封爵請夫當鳥將擊必斂其翼兵事猶然也哲雖虜也亦以桀名 急務也 毒非其天性固有然耶或者曰一順義死一順義襲其欲悖盟也者安 父而蓄鳴鏑反射之心且又聽雄甚邊人謂其不減俺答脫一日黃台 何以明其不然耶或又謂黄台吉亦且老念不及此夫壯力精方雠其 Ħ, 往行員 Ļ 走防前下 三十八

色と丘十二

部落屬之不下二三十餘萬語云虺蛇終日而不強則當草木以殺其